

南宋文範

和6
34/
11



南宋文範卷四十六目錄

記

州學三賢祠堂記

逸老堂記

唐七學記

慶元路建醫學記

重修夔州明倫堂記

綠山勝槩記

贛州興國先賢祠堂記

愛竹軒記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丹陽館記 顧宸宋文選

水竹村記

江西提舉司撫州臨汝書院山長廳記

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

王應麟

王應麟

楊枋

馬廷鸞

方逢辰

姚勉

文天祥

陸秀夫

黃震

黃震

新錄
有物

東坡書院
學校

利
294
11

安遠亭記

劉辰翁

交樂軒記

牟巖

山陰王氏鏡湖漁舍記

謝翱

遊石洞聯句夜坐記

謝翱

五雲梅舍記

林景熙

遊雪硯記

王炎昶

亦山齋記

鄧牧

沖天觀記

鄧牧

南宋文範卷四十六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記

州學三賢祠堂記

歐陽守道

廬陵郡學有唐顏文忠公祠舊矣今太守金華倪侯普附以建中宰相姜公我朝余襄公號三賢祠顏公大歷中別駕姜公永貞中刺史余公慶歷間知州事也廬陵稱文獻之邦蓋歐陽文忠公而下皆鄉先生故事學祠之合於有道德者祀於瞽宗之義顏公京兆人姜公日南人余公曲江人吾郡其仕國也祠之何漢蜀祠文翁南陽九江祠召父其比也而三賢之高風大節宜表章之為賢者勸則關於風化又大矣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郡守古諸侯別駕其貳如古命卿此天子所使承流宣化者雖三君子皆以謫至然實風化所由出其人而賢境內人士固將則象之茲不謂之源歟廬陵故屬豫章太守

如東漢仲舉既以名節師表海內所蒞之地宜有聞風而興者然
尚矣三國六朝守廬陵者名氏皆可攷風流蔑如也唐中世顏公
始辱臨之而無君長之權姜公以故相來而新舊史不同蓋莫詳
其是否獨余公留朞月而去之蓋邦人之賴其福澤亦淺也然高
風大節皆當時之所素傳則夫一日之親炙與未見而想望之者
宜其可以使人沒世而不忘也顏公之來此也與詩人文士倡酬
爲樂世傳其廬陵集十卷今溪山深處猶有公手自題名刻石如
新蓋遷客放浪自適之常而其力抗祿山面折元載之勁氣亦必
有得之於容貌詞色間者姜公未必果來就使其來起家一刺史
耳閭巷小民安得盡知是嘗策朱泚之必反諫唐安之厚葬者然
而爲國忠謀觸人主不測之怒未有爲士而不講聞之也余公世
近郡人紀其居官如詢細民之疾苦疾健吏之刻削往往踐其表
謝之言而力行之此求牧與芻者之職公之可敬不在是也爲館
職救忠賢爲諫官排姦倖皆前日事公又非以自多而期人知者

然其歸也士有間關千里涉江逾嶺而從之此豈聲音笑貌之所
能動者哉之三賢者功在朝野吾廬陵尙論其世以爲猶有君子
之澤在焉夫固不待以其立身事君者教人而秉彝好德自興起
於不言之表今居而逢掖出而搢紳皆知以前修自期是可以推
其所自來矣倪侯我先皇帝親擢御史也論諫之外密侍經帷其
所開陳與凡欲言而未竟者予時忝同朝得竊聞之去國之三年
詔爲吾州予里居之暇時時奉候從容意未嘗不在風化也曰國
之存亡民之死生寄于士士之人品高下卽與世道爲重輕志士
仁人儻自任必自養挾書遊學皆當端居深念之矣士亦知侯有
素信嚮翕然三賢祠之成也侯屬予記噫此盛心也予敬諾而重
其事比侯將去乃克爲之屬之權州事孫洙刻石焉夫三賢皆吾
州師表侯又表章之使拜於堂下者皆有動乎其心退而又瞻鄉
先生之像次第相承以至今日源委皆可睹也先聖有訓焉知來
者之不如今也侯今再入爲秘書少監兼侍講予與二三子又將

於侯觀焉姜公刺州在大用而不得志之後余公晚年驅馳四方以功業終惟顏公再入忠言讜議不衰於前時而歸然一節落逆賊之膽而奪之氣蓋尤光明之最君子所不願者其時而久遠相期爲國元老昔在文武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顏公有焉可以爲侯頌之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咸淳四年二月壬午朔歐陽某記

逸老堂記

歐陽守道

禾川勝溪仙臺之下有逸老焉曰張君以名其堂或問堂名于予曰天逸張君以老歟曰天不能逸人張君老而後逸歟曰勞逸無壯老曷謂天不能逸人曰天雖逸人人自勞之天安得逸之血氣勝時騁其雄心擾擾無晷刻息天安得使之逸及其老而稍已者血氣衰焉耳曷謂勞逸無壯老曰固有少而逸者有所見也固有老愈勞者戒之在得而不戒也夫人之精神有限而富貴外物世之更相羨慕者無窮以有限之精神沒無窮之進取則於是又有

未老而先衰者矣而其所成終亦何有故曰天不能逸人勞逸無壯老嗚呼予視世之如此者多矣嘗試喻之天地之間峙者爲山流者爲川自開闢于今矣欲登高乎則山也可欲臨深乎則川也可今築臺以爲高鑿池以爲深臺豈復高于山池豈復深於川也哉然世往往爲之皆不自逸者也吾不求登臨之樂於臺池求登臨之樂於天之日則焉往而不逸故凡勞我者舉非天也子雖壯年而知此亦久矣今張君年逾九十聞其視明聽聰讀書如後生此豈無所得而然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德者有所得而足乎已也至足在此而又奚求壯老一逸日見其休矣是謂康甯是謂攸好德康甯而壽張君字伯英子蓋識其孫肖玉云

唐七學記

王應麟

有唐觀人文化天下高祖太宗戰兵耆武尊右儒術綴禮正樂憲度著明庠聲序音鏘訇金石稽古建學厥制維六元宗續緒復增其一課試有法訓迪有師德藝兼該總于胄監譽髦斯士雲台霧

集豐規茂矩冠冕百王宜祓厥文具詳登載謹參合百官選舉志
儒學傳序六典會要而記其略夫教亦多術矣開數路而翕受皇
極之化也萃羣材而樂育菁莪之仁也帝治時雍成均肇建有虞
養老庠分上下夏氏設教序列東西左右郊宮商學殊制作人造
士匪一而足蒼姬之盛教典尤備國學合子弟大學食老更四郊
有庠門闈有學或讀邦法或習書數達材成德道化渾融祭義攸
述爲學有四保傅所紀爲學有五學記之注曰內設師保外有庠
序大學之制于茲可攷治古逾遠彝憲無傳漢立三雍晉興兩學
元嘉四學之制天監五館之開名存實亡駁序亡議惟唐文治炳
蔚上軌成周鉏類夷荒鴻業甫定生員之置肇于武德元年五月
周孔之祠建于二年六月恢儒鄉學敷遺後聖爰暨貞觀駿惠前
猷臨幸國庠延顙儒彥肄業之舍廣爲萬千百區著錄之生益爲
三千二百六十員施于六葉增闢學館襲舊爲七若三品以上子
孫國子學教之五品以上子孫太學教之曰廣文以領國子生之

業進士者實維天寶九載七月乙亥之制曰四門以授七品之子
及庶人之俊異者實維元魏太和二十年之制律學昉于晉梁復
于貞觀六年之二月又復于龍朔二年之五月越明年以隸詳刑
而律令格式法例於是習焉書學昉于晉隋復于貞觀二年之十
二月又復于龍朔二年之五月越明年以隸蘭臺而石經說文字
林于是習焉算學沿隋之舊置于貞觀二年復于顯慶元年越三
年九月廢之以隸太史及龍朔二年復之以隸祕書而九章五曹
綴術緝古之屬于是習焉訓導之職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直講
孫其業也舉選之科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興其
能也業成則丞蒞試不率則簿舉法嚴其訓也國子有五經博士
廣文有知進士助教重其選也助教或十年始遷博士或十九年
不易顯其任也生徒之數國子二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
人書律及算總百十人元和六禩申命更定西京自八十至十人
東都自十人至二人而國子學有大成上元二年初置二十人開

元二十年復省其半若釋奠齒胄之儀皆行于國子學又本末先後之序也想夫紆袂鼓箏來遊來歌鴻生碩師論難衍衍投絃懷璽濡化染學元武飛騎垂衿講習新羅百濟挾策吟誦豐芭燕翼之澤械樸追琢之章政燉俗淳作周匹休猗歟懿哉鋪觀唐史立學闡教蓋非一端左省宏文武德之制東宮崇文貞觀之規並置生員是爲二館秘書小學以誨皇族內文學館以訓宮掖崇元有學以習老莊郡縣諸生差列二等若崇化厲賢之原則自七學始以至龍朔改司成館垂拱更成均監司成宣業官名屢易茲不備載按鄭虔傳廣文寓治國子館李庚西都賦曰左立太學前列廣文選舉志止言六學何蕃傳亦云六館意者二學合爲一歟韓愈上表有七館之稱併書以識舊典謹記

慶元路建醫學記

王應麟

醫之興也其於上古乎巫彭初作醫曷爲本於三皇古三墳書倚相後無聞易以筮傳本草內經以醫傳天之牖民至矣本草內經

醫之原也易何與于醫坎離陰陽參同納甲發其緼養生者宗焉是以言醫必曰羲農黃帝云成周醫有師江左元嘉昉建學唐州郡有學助教掌之宋崇觀間置學京師在外附職侯頰自古昔方技爲王官之一守今朝廷崇獎蠲復悉與儒等諸路設校立師教育之將躋斯民壽域德至渥也惟四明學猶闕至元二十八年冬肅政廉訪副使陳公祥攬轡來臨察民嘖呻尤以醫爲重顧講習無所喟然思作新興起之相攸胥宇鳩工經始茲視三皇禮儀肅堂宇門廡奐奕學成屬余以記余聞之前修醫之爲道推本五行六氣寒暑日星考驗風土山川其于人也骨節經絡樸荒膺穴內則藏府焦鬲井谷精微奧眇雖國公高手勿能究豈庸夫俗子可與知世不輕試而苟得者鮮矣此學醫者人費可不謹乎是故醫不可無學岐伯之師曰儻貨季秦越人之師曰長桑君大倉公之師曰公孫光陽慶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誦言未明于心讀古人之糟粕斲輪猶議之矧壽天生死所繫乎然則學孰爲

要一言蔽之曰仁程子謂醫書以痿痺為不仁最善名狀仁者又云切脉可觀仁仁人心也天地生生之心人得之以為心心仁則疾痛切身若保赤子萬物一體也不仁則善不勝利理汨於欲肝膽楚越也陟降庭止前聖臨之在上以仁存心以心合天如涪翁之不求報宋清之不為市龐安常之好施許叔微之陰功精義入神將得不傳之妙于筌蹄之表惟貫道器德藝於一致者可以語此其或專己臆決乃曰醫者意也是猶廢學古入官之訓而曰何必讀書其害不止誤注本草而已殆非敦學師古之意雖然余言髦矣倘以為然願以為學者之箴石是歲九月旦日記

重修夔州明倫堂記

楊枋

淳祐十二年春蜀閩華明余公以李侯守夔始右文也夔自嘉熙徙治白帝率武臣鎮焉郡當衝要夙夜究懷守禦視學校為緩歲丙午帥環衛俞公興治創大成殿於卧龍山之陽奉祀僅庇風雨青衿絃誦亡所適依侯至慨然以興學育才為先時郡賦罄空鑄

漏補苴不暇或曰黼藻文事容可徐圖侯獨以俎豆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舉教化行則禍患于以潛消是年秋鼎而新之廟峻為夷平險為安建講堂三楹廡廣如堂兩旁六齋東曰志道據德依仁西曰興詩立禮成樂齋各一楹左右廊凡六楹墁覆黝堊渠周於宮牆廡庑庖湏皆具率皆不苟再閱月考成不煩齊民不損經賦於是講肄於堂息遊有所高明爽豁龍山聳而屏白帝俯而憑灤水瞿塘左右逢原象瀕羊石登秀几格巾山白鹽領眾碧以拱於前者不知其幾百里觀山而襟宇豁瞰水而涵泳深斯文窟宅茲於昔而開於今蓋有待也侯於是備彝器以昭文物厚餼廩以復公養儲不足則給以秩粟遴擇精考廣延俊茂表德行以厲俗侯之志其可尚矣教授涪城楊萬合夔士屬予記某投閒養拙安足以發揚修泮盛事惟嘉侯之志得春秋善復古之義不敢以固陋辭竊聞帝王為治學校其大務也學校之說明倫則大端也欲明倫先明德講學有其序也天下之生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倫有五天所序也仁義禮智性之德有四天之命也天倫天德聖王必建學校以明之天人相因以成也帝俗熙熙五教敷焉王民皞皞庠序建焉不聽其所以天而盡其所以人使明者益明而闇者復其所明講學之功可以一日無於天下哉國朝學校徧天下漢以來所未有也其始蓋欲使天下之人格物致知由仁義禮智之性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修諸身行諸家而措諸天下之事業也文勝利汨士寢失其本真學校之所進退惟辭章工拙是校而士之息焉游焉相與講明於是焉者亦惟佔畢編綴吐芳漱華以獵富貴至於人倫之本行而不著是豈皆士焉者之過哉上下之所講究一不由乎五常四德則人心日危道心日微物誘於前盪耳目而動心志七情失其所止雜出而應之理慾交戰正邪膠轕得失判乎呼吸毫釐而逕庭霄壤矣士所以貴乎講學者也講明乎論孟一貫盡心皆人倫之統會也講明乎中庸大學至善時中皆人倫之準的也明乎易而倫著於潔

靜精微明乎書而倫妙於精一執中明乎三千三百之禮則肌膚固筋骸束而倫安矣明乎國風雅頌之樂則性情正思無邪而倫正矣明乎春秋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王伯夷夏之大倫大分天冠地履燦然於心目矣倫即理也散於百行萬物著於六經明於學校而根極於人心君子明此心以貫萬理治萬事而為天地萬物之主宰皆不出乎是倫之外講學豈可不是之先乎嗚呼倫之在人未嘗亡而學之於時有廢興夫視廢興為明晦眾鄙且笑矧茲堂音沈響絕而侯于人倫又身率焉有以揭之孰不昭之有以道之孰不趨之為士者于此誰肯自待菲薄哉將見升堂入室皆德行道藝之風而閭里田畝寢寢乎孝悌忠信之俗矣奚止大學彬彬而已耶此侯所以望於多士多士不負於侯作成之至心也不可不書侯名卓字和父臨邛人登紹定壬辰進士第季冬月吉

巴川楊某記

綠山勝槩記

馬廷鸞

婺源斗入萬山間山之鄰吾境者聯嵐含暉夸奇競秀予外兄張君輒得其勝處居之園于居之旁曰綠山勝槩而命記于余觀其池亭潔修林壑美秀則不必叢花茂木之蔭也直欄橫檻烟霞澄鮮則不必重閣邃宇之居也曉牕夜檠詩書娛樂則不必絲竹管絃之奏也園之勝固已各陳矣今夫士生天地間其攀名梯奔利航而竭蹶不休者欲暫而有此勝不可得也厥有挂笏西山寄徑終南而居不靜者又安能長有此勝乎君胸中洞然表獨立于羣謹輩囂之上方且餐松風飲菊露製菱荷之衣紉芝蘭之佩山凡水俗變為清輝積李崇桃坐覽葩麗柳河東嘗言地雖勝得人焉居之則有增而高有闢而廣有不待飾而已免者蓋惟勝流足以受勝槩歟憶予前年冬直玉堂君授簡而余以文書謝不暇居二年併掌外制予方如沐漆求解而君數數迫之不置也方連上祠請倘幸蒙恩還里則將挾溪童畦丁攜茶鼎筆牀從君綠山間可以翛然而賦矣

贛州興國先賢祠堂記

方逢辰

贛州興國地雖僻小先賢仕國也慶厯甲申大中大夫程公珣以大理寺丞知縣事二子侍焉學焉越二年丙戌公由興國攝倅南安識濂溪先生周元公于理掾以二子師之即明道伊川二先生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伊川則生於二年侍乃翁在興國時明道年十有三伊川十有二國史傳曰明道自十五六時與弟伊川聞周茂叔論學遂厭口舉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此時也咸淳十年吾友臨川何君時了翁試邑于斯考往牒知為大賢過化之邦二程子始學之地景行先哲乃初書堂于安湖聆講堂東奉大中公父子祠以元公侑之二千里走書介入嚴陵山中語子曰江西為周程授業傳道之所實自興國開先焉子為我一言以發濂洛授受之微旨以開斯人某竊惟聖賢之學自孟氏後無傳距慶厯凡一千三百五十年而周程出焉非元公無以傳絕學于千載之不振非大中無以識元公于眾人之未識故祠以大中主之元公配

之二程子侍焉若元公之面命以授而二程子之捧手以受者此
爲何物太極一圖不以語他人而獨以語二程子及二程子之教
人則專以語孟中庸大學爲主而未嘗一語及太極或遂疑其非
元公之書而爭辯紛紜至今學者猶相拘鑿嗚呼夫所謂太極者
其盡在圖也不窮理之所自來則滯于形氣之粗下而不足以爲
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不體理之所實在則淪于空寂之高虛
而不足以貫本末而立大中該全體而達妙用天之所以高地之
所以下陰陽之所以動靜此何物哉必有爲之主宰者未有天地
未有民物以前又何物哉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也周子將教
人以窮理之所自來不得不探天地之根極萬化之源以爲言故
名曰太極又以其形形而實無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二程子將
教人以體理之所實在則不得不就日用事物切近者爲言故曰
道不離器器不離道二程子之不言太極乃所以詳言太極之無
在無不在也何也入孝出悌徐行後長卽太極也桑麻粟菽日用

飲食卽太極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卽太極也爲堯舜則揖遜爲
湯武則弔伐爲禹則胼胝爲回則箪瓢卽太極也去齊則接淅去
魯則遲行爲乘田則牛羊茁爲委吏則會計當卽太極也語其隱
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語其費則卽事在事卽物在物程子之言
道器其得於周子太極之說歟某不敏姑以是復何君之命

愛竹軒記

姚勉

竹以賢愛賢故愛竹三代後人物可愛者有幾大義自任利鈍不
知吾愛諸葛孔明勁氣如龍傲睨奸獍吾愛孔文舉高風遠韻不
折於時吾愛陶淵明下是已矣李唐來苦瘦自甘窮老忠義吾愛
杜子美俊逸踔發雄隘九州吾愛李太白虛心體道不落朋黨吾
愛白樂天文古氣雄正大自許吾愛韓退之宋以來賢尤盛剛直
如寇平仲偉器如范希文任重如韓稚圭豪健如歐陽永叔超邁
如蘇子瞻清遠如黃魯直近時勁峭如楊廷秀又皆可愛之尤者
嗚呼今皆不可復見矣而是竹也傲雪霜排雲霄簸雷霆扞風日

凜然似諸君子氣象愛竹愛其似也嗚呼今人可見不可愛古人可愛不可見見是竹如見諸君子予何幸日與諸君子遊耶嗚呼見似君子者猶愛若此況得與真君子遊耶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文天祥

郡所在祠先賢之爲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爲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參知政事賜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爲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寬不爲弛嚴不爲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爲大過人者不甯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唐質肅介頌頌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于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蕨芽禍根荆舒之罪穢汗簡册如

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追想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其所謂大節關繫于世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大中丞番陽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爲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溪移祀于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廟于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爲故常屋敝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憚改會歲豐人和庭無徵發於是棟楹欄檻之腐敗撓折者飭斲丹雘之疏漏漉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儉約一日新美又更爲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敬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某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於世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示邦人以繹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臺公所創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公之

賜也嗚呼公之在熙甯也當時小人號為得志富貴漸盡終歸無有賴何地也而公祠在也後公而為贛者相望亦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巋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丹陽館志

陸秀夫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考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命守臣鄭滋建之于時和議既成館是用作中門南向接送件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銜命者皆館焉部使者亦如之在郡國諸邑為特鉅屋與歲陳廩廩將壓于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司農典州顧謂是邦江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所合也輟車驛騎之所會也而舍于隸人不亦羞當時之士乎七年春乃一大修之悉撤其舊而新是圖木甍瓦石厥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與勦略等而其鉅也加于昔落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是邦也蓋記諸竊嘗稽之周官里有市市有候

館館有積嗟夫此王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汲汲焉繕修是務褒城驛甲天下才幾何時庭除蕪堂蕪殘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寢後世則視州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久矣公共工于茲能以達之廉以奉之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固舉廢之一事於考古之所以創中之所以弊今之所以修其可以弗記公名潛字元晉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張宣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水竹村記

黃震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果孰為之流通而成變化也哉蓋嘗乘旦氣之方清對晨光之熹微顧瞻庭竹露葉珠垂下視其本微濕環之狀若連筒灌畦之為因而潛心探蹟有以窺天地相與流通之機矣向若地不闕亦如天之圓地惟隕然塊處非有廣川大谷以脈絡其間則流通之無所造化亦幾乎息萬物將安從生今其周匝於地勢之四垂既無非海朝夕吐納無一息停長江大河復統

眾流以相與渾浩流轉其內雖鑿池得泉為沼為井氣亦蒸蒸上騰與海之茫茫江河之浩浩升而為雲浮而為漢者同一暢以達惟平陸之亢仰士豪之易操則時又振山川以出雲騰百川而作雨風雷一晦霽布迅之餘彌六合皆水氣而生生化化者林林澗澗矣嗚呼此乾畫連三之為天此坤畫斷六之為地而乾連突出於坤斷之中為坎者歟然則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坎為水位於子造化之機始於子天道循此以南轉歲一周回而造化成苟凡得此以生孰能自外於天地之所以流通者虛其中竅於關節脉理而水氣滋之物皆然竹為盛其心為最虛其水之由地而升為最易貫四時而不改歷千歲以長青夫豈偶然之故而能爾哉故君子於竹也有以知水之流通於萬物於水也有以知造化之流通於天地而舉一以顯其餘且知伏羲氏之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以畫八卦其義於是為精而造化之勞乎坎亦明矣豈必乾南坤北而曰先天也哉余同館潘君約之超特之士也家三山之勝處其

地曰三溪俯一曲之清流植臨流之萬竿蕭然讀易其間浩然與造物者同遊求東澗湯先生題其居曰水竹村而屬余為之記余聞之欣然有契因書其所見以遺之然君之居正余之志也君方年壯氣銳進德修業異日同贊造化之妙以潤澤天下則君之事也詩不云乎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說者謂其興問學自修之益如此惟君其勉之咸淳四年三月十一日慈溪黃震謹記

江西提舉司撫州臨汝書院山長廳記

黃震

道原於天闡于伏羲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大成於孔子苟有異於孔子者皆非吾之所謂道矣戰國時楊墨嘗害此道孟子闢之而道以明漢魏以降佛老嘗亂此道韓文公闢之而道又明唐中世以後佛氏始改說心學以蕩此道濂洛諸儒講性理之學以闢之而道益明伊川既沒講濂洛性理之學者反又浸淫於佛氏心學之說晦庵先生復出而加之是正歸之乎實而道益大明其說雖根柢於無極太極實則歸宿於仁義中正雖探原於陰

陽性命實則體驗於躬行踐履雖亦未嘗不主於心實則欲正此
心以達之天下國家之用非其他所謂卽心是道絕物而立於獨
棄實而流於虛也我理宗皇帝是之躋之從祀以表章其學天下
學士大夫是以立之書院以誦習其說斯道所係天實爲之夫豈
人力之所能與於此哉臨汝之有書院勅於淳祐九年實江西提
舉馮公去疾爲之倡書院之有勅額賜於咸淳七年實吏部侍郎
曾公淵子爲之請是年勅額旣頒始荆山長實提舉今殿講李公
雷奮爲之選辟四明黃君翔龍實始膺是選震時爲撫州實始建
之聽事君因屬余爲之記震謂聽事之始未不足記之君之所職
爲甚重則有不容不記者故書晦庵之所以是正理考之所以表
章今皇上之所以賜額建官者使君盡心焉斯道之次第相續以
明端於此乎自積罔俾多士復流於虛以自異吾孔子云咸淳九
年癸酉歲正月吉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
舉黃震謹記

安遠亭記

劉辰翁

郭公彥高招討出江西眾知其文武威風中州名士也把酒鷺州
之上公言往在沅湘深入溪洞南士相與亭其處曰安遠爲詩若
記惜子不及見也予因顧謂諸生曰馬伏波飛鳶霧瘴之歎計其
西南遠者七千餘里耳猶以爲遠班定遠酒泉玉關之感北歸長
安三千六百里耳猶以爲遠若公鷹揚塞外如酒泉玉關復不知
其幾而又出特磨道收維殿定白杞服鬼國往往伏波所未嘗到
此豈可以書傳橫從道里計哉東南危坐舟楫號涉萬里吾黨出
門西向如望天上若南行瘴嶺非冒死罪遠徙則無所爲往平居
旬月之役顧念妻子馬鳴客別僮僕無人色孰知老臣慷慨風霜
九折略地報主功名本志哉公方提師巡行山谷布宣德意使蒿
艾遺黎復見天日昔龔遂爲宣帝言海瀕遐遠不沾聖化今欲使
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公通古今識大體初至沅時以反狀告者六
七公不聽訖無反者問其人類怨家也予著公安遠大略春草碧

波烏啼樹間予與二三子候公歸騎南門之外襁負之孫更生之子皆欣欣焉則亦西江一安遠亭也公名昂大名府人

交樂軒記

牟巖

余好問名其軒曰交樂以問於吾吾曰是何居好問曰吾得之蒙莊書吾曰豈非老子之語南榮越所謂交食於地交樂於天者歟他日子綦以語九方歎則又曰邀食焉邀樂焉何也夫交者同也邀者求也試就其說而言之曰交是矣交食於地人樂也交樂於天天樂也人樂與人爲徒者也天樂與天爲徒者也人遊乎天地之內而未出乎天地之外是故人物同宇而物易汨乎人利害同域而害實生乎利四者蓋同行而異情天而不人則相安以恬樂也人而不天則相爭以奪不樂也嗚呼安得至人而與之論天樂好問胸襟灑落疏快無町畦無留藏居故溪之上蕭爽數椽堂有老母以志爲養菽水盡歡有如甘旨一可樂其性喜書晝抄夜誦有四猶子時來講說二可樂又喜爲詩操筆立就有佳客至相與

吟哦三可樂隙地雜植有香之花四時皆春芳菲不斷四可樂好問每曰我交食於地不與地爭嶮巖之利交樂于天不與天爭陰陽之和孰爲人與物孰爲利與害惟其無四者之累是以有四者之樂未嘗力邀而強取之如子之云者天耶人耶人耶天耶吾聞之嘆曰吾於好問託其交而不知其樂吾其至愚哉何足與論天樂雖然至愚同至人其亦可樂吾所樂乎哉

山陰王氏鏡湖漁舍記

謝翺

越城東南多隱者居唐迄今五百載賀監宅與元真子嘗往來處往往遺跡猶在高標清氣彷彿煙靄中茲爲可尚也王氏別業在城南蓋盡得其勝近又於其旁蒔竹萬箇加以幽花貞石離立參峙引水循亭爲九曲前置屋如列舟面鏡湖扁之曰漁舍嘗獨坐及與客對禹山雲氣冉冉墮几席稍東二百步累土爲坡室方丈曰小瀛洲水環其外北望州治山蜿蜒渙鮮翔伏迤演蓋昔人以比蓬萊實與秦望天柱相竄主而是州適中焉則茲名不爲過負

城田可數十頃春夏之交水瀾望洲小益浮穢榜其側舍嵐浴暉頃刻殊狀不知天壤之有瀛海也余嘗一再造竹下良久主人晉衣冠迎客子弟儼侍立語久益親俾余爲文識其位置次第故他不遑及或謂余公家世蓬萊下方權貴人趣治第勢熏灼殊甚草木動相德色獨矻矻不肯欲艷附麗及茲益守前之爲蓋有昔名人隱者之所難可書也已爲記

遊石洞聯句夜坐記

謝翺

藥壺山其初總謂之仙巖余取其狀類藥壺且奇崛特甚故別名之三石洞之遊直抵其頂拊摩苔蘚擷靈草若芝朮而莫辨者歸于洞掬乳泉嚼嚙之山之僧曰師遠者嘗遊方之外喜夜坐見子抵掌荒落蜉蝣蟬蛻以爲異邀宿寺中設燎露坐望藥壺諸巖連洞如井河漢眾星挂其上小者欲飛大者欲滴環視北斗無見者以問遠遠云諸巖藥壺直西北最高北斗墮其脇故經年未嘗一見獨蘿陰缺處見南斗歷歷眾皆瞻仰嘆異遂以足厯目觀日夜

所得沾沾自喜若恐失者與子善韶卿君實默識以一人糾之由甲而乙各愛其意以爲句有次第語不逮意責在眾意舛而語自工以責糾者是夜將分有影射西巖初如珠光走盤浸大如席須臾光遍樹石閃閃飛動視東巖月復未吐益信仙宮深處所見日月光影往往與人間不同無足怪也復續聯句思益苦遠見爲能爲相與不自知對坐兀兀達旦蓋先夜與子善宿韶卿家因讀韓孟聯句舉此爲例每得一聯書于紙有未合眾爭句糾爭意始各執其是不相下執愈甚爭愈力卒至於當而後已旣成以爲善故是夜復如之先得韻四十四後三十八與題洞諸律絕句皆楷書爲卷復相與正其重複疏漏者竄若干若干是爲記

五雲梅舍記

林景熙

越城爲浙左雄八山四水在焉城之東曰五雲門去城東南三十里曰五雲邨天地温厚之氣聚於南五雲佳色往往徵瑞王自晉爲江左著氏越千年益蕃以碩宋淳祐景定間依光日月仕爲顯

官今卧龍府治之西其故第也會陵谷始各治別第於東南隅避
喧居焉告院梅山君卽其居累土爲山種梅百本與喬松修篁爲
歲寒友傲兀冰雪幹旋陽和疏景弄波澹香浮月至若春芳敷腴
爭紅競紫則已飄然謝事如姬公明農疏傅辭祿邈不可攀綠陰
滿庭纍纍青子可以升廟廊調鼎幕下視桃李輩直輿臺耳明初
伯仲式跡前美復爲堂而構之扁曰五雲梅舍旣克紹先翁之志
而又不忘先翁執舊也乃千里貽書請予記予曰城中數萬戶魚
鱗相比皆舍也而舍於梅爲清夫人容膝之外非甚俗者亦或蒔
花植木以供燕娛固有依梅而舍也而梅於五雲爲瑞然而猶物
之重也所重惟物凡有力者皆可致而清與瑞何如也母已則存
乎其人沂國王公賦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
識者謂公一生事業已安排於此魏國韓公臚傳第二太史奏日
下五色雲見舉朝稱賀以爲得人其後二公皆賢宰輔梅無情雲
無心也而徵于二公况兼而有之乎使居是舍者挹梅之清抗以

高致迎雲之瑞葆以粹質梅同雲同又安知他日宰輔之事無與
同哉由此觀之王氏之興蓋未艾也

遊雪硯記

汪炎昶

江伯幾於所居一里許陽昕山之南值層崖飛瀑買而有之其源
出他山石罅西流至是始合噴薄懸激而下數十百尺聲漲然色
如縞雪崖上聳焉孱顏呀然空洞乃迴爲平硯貯澗瀑硯與瀑相
輔爲奇不假疏鑿其婦翁山屋先生許公取歐陽子雪硯語名之
自是日一至焉至是樂而不能去旁皆土山而多石因雜榛莽而
奇自出最奇者曰倚天拔出陽昕山頂數丈若鬼神所剗削下有
石室可一二人石室旁石如臺如几可琴可碁又有峭壁彎環香
蓀族生其上有斷石臨岸竅穴潛透泉激爲風寥寥然從竅出皆
出雪硯右一峯甚秀特卽絕頂爲池冒以芙蓉謂與秦華相亞以
少華名之左雪硯在前卓草閣冲陶隱居所居也凡詩友之來遊
者皆自谷口徑懸崖而上名緣雲逕有石印鶴指爪迹者名鶴碕

有泉先雨而溢者名作雨泉下有石潭曰冲漈窺之深黑蓋雪缸之瀑至是而滙也巨石枕潭為柳磯磯後有半塢繚而深有田疇竹樹樹外列悠山內疊蒼屏南者石耳北者芙蓉諸峯傑出環峙清晝登雪缸而望咸若畫然皆若拱翊乎雪缸而雪缸特為最于是屋于西趾曰樂此之堂日奉其族父冲陶君從諸昆弟友朋遨遊其間蓋皆有樂乎此也向非子則此景莫顯人得而樂之乎然自開闢而有此今幾年子先人居此凡幾世何獨未有知者山林泉石不遇者之所樂也子之先聯仕版貢禮闈志汲汲在行道所遭之時異也至元癸巳秋里人汪炎和屢從諸君子遊慨然有感以為景之獲遇于人而人之樂乎此者率皆未遇于世者也輒記之

亦山齋記

鄧牧

余聞方外士云靜與喧境也所以知靜與喧者心也境無趣舍未嘗以靜為是以喧為非亦未嘗以靜為非以喧為是唯心有趣舍是非生焉於是崇殖貨利馳騫嗜欲之人必舍靜趣喧而之市矣飲冰食藥怡神養性之士必舍喧趣靜而隱山矣二者莫不自以為是而更相非也知道者則曰趣喧之市非矣趣靜隱山亦豈得為是哉心居魏闕而身在巖穴嬰情好爵而假容江臯山果靜乎屠羊楚國者不願三旌賣卜成都者無求苟得市果喧乎味者由境不由心達者由心不由境心苟喧也雖山而亦市心苟靜也雖市而亦山子識之久矣會四明舒君來杭為子言某性嗜山而家平壤無攀躋之快臨眺之適病之間嘗羅數石庭下寫數峯壁上盤桓其間久與相忘忽若千巖萬壑自獻左右則欣然笑曰是亦山也故以亦山名齋子謂何如子曰未也舉前說告之君起謝曰得之矣將歸識諸壁

冲天觀記

鄧牧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由浙江西杭最由杭西餘杭最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為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

至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
二真君唐吳貞節暨子虛閣邱元同輩高蹈其間遺跡具在至今
探幽訪古使人翛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眾山
所宗然荆棘隱翳過者莫之覲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
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
丈辟爲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間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
教龔先生請冲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霄溪上尋以難毀至是
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二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
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庶秩秩有度空翠
入房闔清流入庖廚四山環匝百木蒼蔚行道者聞鐘磬音而
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迂
徑以陟蒔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閒列坐石可憩其最高鬢圓
壇可眺遠攜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
來與談元理常語眾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階庭

豺虎不得闖吾藩牆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嗜欲
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
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
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迹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
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冲天之意眾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
孟集虛與聞於此遂爲識之時大德五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
錢塘鄧牧記

南宋文範卷四十六

南宋文範卷四十七目錄

復古編後序

春秋傳序 本書采入

蘇魏公集序

胡先生言行錄序

閑樂先生奏議序

遵堯錄序

春秋指歸序

唐開元禮序

災異志序

湖海集序

送程復亨序

周易集傳序

周易集傳采入

楊時

葉夢得

汪藻

汪藻

李光

羅從彥

羅從彥

劉才邵

李綱

李綱

朱松

朱震

方子曲肱齋序

洙泗文集序

西漢詔令序

橫渠正蒙序

送鄒次魏序

王洋

胡寅

程俱

胡宏

孫覲

南宋文範卷四十七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序

復古編後序

楊時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況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為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移有司舉芻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友謙中用意茲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

其辨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毘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爲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爲之說以附於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春秋傳序

葉夢得

葉子曰春秋爲魯而作乎爲周而作乎爲當時諸侯而作乎爲天下與後世而作乎曰爲魯作春秋非魯之史也曰爲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爲當時諸侯作春秋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與立者矣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爲天下作歟爲後世作歟故卽魯史而爲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雨霜雪霜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蟻螟蜚麋蠶鸚鵡之於鳥獸麥苗

李梅雨冰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閒穹然如天地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四時以爲年而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於天由是可以用爲帝由是可以用爲王由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不知於孔子親聞之歟傳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

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實而察
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史所以作為天下也為後世也其所自比
者天也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
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者所可共覩
則其為與為奪為是為非為生為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天之
既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世必
有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試嘗為之言以俟後之君子而擇
其中其亦有當爾乎其亦無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篇

蘇魏公集序

汪藻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
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
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
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
楊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

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於正使學
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
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
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
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於是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
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
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
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
陳反覆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
則已既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
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
律歷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
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
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

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考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藻預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於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胡先生言行錄序

汪藻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歸然獨為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曆皇祐間儒學無愧於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為師而先生之門為最盛弟子各以其經

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於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熙寧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綫矣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曆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為太學官侍經天章閣而教授吳興為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為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關注子東主吳興學而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哀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宮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為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為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然子東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為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於是

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者矣紹興十年七月汪藻序

閑樂先生奏議序

李光

議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排擊奸邪爲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太上皇新卽位號召天下名賢聚之朝廷自執政大臣下逮臺閣之士皆極一時之選故殿中侍御史陳公伯修其一也是時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社稷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爲執政盡逐異己者固寵市權熒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三十年諫爭之路自此塞絕卒之強敵憑陵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司馬溫公誌呂獻可墓稱其論列王安石於海內歸重之時人主信任之際以爲明達先識已所不及若伯修可謂無愧於斯人矣某嘗恨今世士大夫徒知

稱頌陳瑩中而知公者尙鮮豈非造膝之言祕不敢傳乎古人之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旣沒其言立是也韓退之作諫臣論曰人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之事若官以諫爲名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顧不美與公旣沒其子某乃集錄平生遺稿得奏議十有五篇以書抵武林張子韶求余序冠其首子韶曰伯修立志如此一陷黨籍至老且死終不用凡有志於斯道者孰不惻然某雖生晚幸及識公於三衢引接誨誘待以國士今二十一年矣追維平昔因泣然而書之嗚呼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詔得君則正士危理勢自然無足深慨公雖流離竄斥終身抱不遇之歎於今望之凜凜尙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覽是書者亦可爲持祿養交擇利畏禍者之戒云紹興三年八月二十日上虞李某序

遵堯錄序

羅從彥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

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幾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五清宮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耶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甯元豐中不然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剋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子曰昔唐吳兢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

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所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於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閒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金人竄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採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

春秋指歸序

羅從彥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名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爲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

足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耶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若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為國風陵遲極矣方其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履顛倒夷狄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為夷狄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為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真

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為中國患於是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為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三王之道

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常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注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焉刮垢磨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授學經年盡哀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或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郝鄆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遊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唐開元禮序

劉才劭

唐禮之載於成書者有三其聲明藻色發越璀璨完然為一王制莫如開元蓋自高祖受命太宗以英睿之資實左右之祓除氛祲廓清天步芟煩夷類民樂息肩因奠其室廬燠而哺之典章文物之盛勢未暇及逮貞觀閒治隆化醇海縣謐如迺益眷禮儒學論講憲章詔房元齡等增修禮文成百三十八篇然大率仍隋之舊厥制未備高宗顯慶中又命長孫無忌等重加纂集頗附益之至一百三十卷而義府敬宗之徒多希旨附會蕪雜不典當時固已嗤鄙之其後二禮兼行凡牴牾不合者有司臨事參考無復定制明皇勵精圖治懋建丕烈受報收功中外禔福菟哀闕逸斧藻隆平於是追復先王垂憲倣飭前作而是正之茲其時矣開元十年命韋縉為禮儀使實掌五禮十四年王岳建言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時所施者帝重其事下集賢院議之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貞觀顯慶禮宜加折衷以為唐禮詔從其議

卑徐堅李銳等撰述其後蕭嵩代銳復奏王仲邱撰定為一百五十卷由是牲幣之用鼎俎之器多寡豐殺之節升降揖遜之儀莫不完具矣考觀昔之論治者於禮樂則曰不相襲此特指其迹耳若其意豈有今昔之殊顧制作當其時論著得其人斷而必行有其志則先王之盛豈難致哉自秦變古所以善民心而出治道者掃地無餘漢之叔孫通始定絛蕞之儀徒取論卑而易行故後世庸師陋儒甘心於殘編脫簡之間而時君世主往往視為闊疏不以經意閒欲有所設施卒無所參訂因不復置議安能作為大典以傳來世明皇獨能遠覽治古因時有為招延該洽俾加論著取尊經之宏議斷而必行能新一代典禮垂光無窮顧不偉哉抑嘗卽其時而論之貞觀之治非不盛也必待開元而後備者猶大鈞播物塊坳無垠機發輪運一息不停然寒暑之功久而復著是以周之禮樂至成王而庶事備蓋緝熙而增光之理實有待唐之制作何以異於是耶韓愈嘗讀儀禮惜其不及進退揖遜於其閒夫

周室遠矣使愈出於開元時其所願欲庶幾獲償云

災異志序

李綱

天地之大一身是也血氣調而腑藏平則身以之康強德政修而人物安則天地以之和順至於身失於衛生之經而疾病生焉則發於其色形於其脈善醫者能知之天道失於變理之道而災異作焉則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知道者亦能察之夫豈有物使之然哉一氣之運有開必先小之一身大之天地吉凶妖祥未有無其兆者也古先哲王觀變而懼修厥德正厥事以應天則凶妖可以轉而為吉祥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宋景之妖星退舍天人之際捷如影響不可誣己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之變必謹書之所以使君人者知有所畏而自反也漢儒引類附會其說既不足以取信而後世導諛之臣諂其君以天地之變不足畏每有災異恬不知恤又從而為之辭遂使時君世主不復畏天而肆情於民物之上稔成禍亂未有若崇觀以來也靖康之初

夷狄憑陵宗社危急生靈肝腦塗地中國之禍古所未有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本在於不知畏天馴致使然也故余取聞見之所及災異之大者著之於篇使後世有考焉作災異志

湖海集序

李綱

詩以風刺為主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間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箴規戒誨美刺傷閔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於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欲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吟詠性情止乎禮義有先王之澤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小弁之怨所以篤親親之恩鴟鴞之貽所以明君臣之義谷風之刺所以隆夫婦朋友之情使遭變遇閔而泊然無心於其閒則父子君臣朋友夫婦之道或幾乎息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怫然愛君之誠篤而嫉惡之志深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閒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不

忘君故其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模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余舊喜賦詩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輒不復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罷機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豐浦又明年移海外自江湖涉嶺海皆騷人放逐之鄉與魑魅荒絕非人所居之地鬱悒無聊則復賴詩以攄憂娛悲以自陶寫每登臨山川嘯詠風月未嘗不作詩而整不恤緯之誠閒亦形於篇什遂成卷軸今蒙恩北歸哀葺所作目為湖海集將以示諸季使知往返萬里四年閒所得蓋如此云庚戌清明日梁谿病叟序

送程復亨序

朱松

廣平程某復亨為予外兄從予遊於閩者二年予語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於諸侯曰喪

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
者勿親也江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於海者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以爲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聞傳曰宴安
鳩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名惡其敗性也故告之五
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
貴之軀豈其浮沈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
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子歸矣他日
執經而來問予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味乎尙能爲君辨之宣和
辛丑八月某日葺齋朱某序

周易集傳序

宋 震

聖人觀陰陽之變而立卦效天下之動而生爻變動之則其傳有
五曰動爻曰卦變曰互體曰五行曰納甲而卦變之中又有變焉
一三五陽也二四六陰也天地相函坎離相交謂之位七八者陰

陽之稚六九者陰陽之究稚不變也究則變焉謂之策七八九六
或得或失雜而成文謂之爻昔周人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七八者連山歸藏也六九者周易也經實備之策
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變者以不變爲體不變者以變者爲
用四象並行八卦交錯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其在繫辭曰爻
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此見於動爻者也
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交乎坤自姤至剝坤交乎乾自復至夬十
有二卦謂之辟卦坎離震兌謂之四正四正之卦分主四時十有
二卦各主其月乾貞於子而左行坤貞於午而右行左右交錯六
十卦周天而復陰陽之升降四時之消息天地之盈虛萬物之盛
衰咸繫焉其在易之復曰七日來復象曰至日在革曰先王以治
歷明時在說卦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
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見於卦變者
也乾生者四卦坤生者四卦八卦變復生六十四坎離肖乾坤者

也大過小過頤中孚宵坎離者也故乾坤不動而坎離四卦亦莫之動其略陳於雜卦其詳具於六十四卦之彖所謂辨是與非者也此卦變之中又有變焉者也一卦含四卦四卦之中復有變動上下相揉百物成象其在易則離震合而有頤坤離具而生坎在繫辭則罔罟取離耒耨取益為市取噬嗑舟楫取渙服乘取隨門柝取豫杵曰取小過弧矢取睽棟宇取大壯棺槨取大過書契取夬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又曰雜物撰德此見於互體者也一生水而成六二生火而成七三生木而成八四生金而成九五生土而成十生於陽者成於陰三天而兩地也生於陰者成於陽兩地而三天也天以三兼二地以二兼三五位相得合而為五十其在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在說卦曰巽為木坎為水離為火此見於五行者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戌丙三者得於乾者也辛己丁三者得於坤者也始於甲

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其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在革曰己日乃孚在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此見於納甲者也凡此五者之變自一二三四言之謂之數自有形無形言之謂之象自推考象數言之謂之占聖人無不該也無不徧也隨其變而言之謂之辭辭也者所以明道也故辭之所指變也象數也占也無不具焉是故可以動可以言可以制器可以卜筮蓋不如是不足以明道之變動而盡夫時中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夫易廣矣大矣其遠不可禦矣然不越乎陰陽二端其究則一而已矣一者天地之根本也萬物之權輿也陰陽動靜之源也故謂之太極學至於此止矣卦可遺也爻可忘也五者之變反於一也是故聖人之辭因是而止矣

方子曲肱齋序

王洋

銀峯方子一日扣門而問予曰我之生也我先人嘉我初則先究

儒之受氏以命我名我自束髮念之求所以勝彼者未有得也今不幸先人棄養惇惇之孤恐無以終奉前訓今且於舊廬之西別爲宴處時曲肱而枕之以求吾志因以名吾室庶幾其不墜是訓也有過而抵予者曰子之爲道也固如是乎彼大賢者饑則具一簞之食渴則奉一瓢之飲其心殆未嘗饑渴爲也饑渴者夫子之道耳今子少而文以文名長而仕以仕進日者乘使軒過閭巷坐車中自如嫂婦下機童稚奔走人自是賜子矣何敢望回也我聞是而病之未有以告也叟以爲何如子徐謂之曰方子無以是爲病也子之師古人將師其心乎師其態乎今有人曰吾聞塗之人可與爲禹禹跳而吾趨非也躡吾足而跳之人孰謂不然則稚子皆知笑之矣子其厲先公所以授子之志從事於所謂四目視聽言動非禮弗克雖舍簞食而大烹卻瓢飲而薦醴從其所得於外而內無損焉子之肱直可也曲可也其何異於用哉且是言也吾知子既踐之故敢因或人之辭以爲告子其許之乎

洙泗文集序

胡寅

洙泗集者龍谿陳君元忠以後世文體求之論語得其義類分門而編之以爲文章之祖也丐予爲之序予嘉其述乃序之曰文生於言言本於不得已或一言而盡道或數千百言而盡事猶取象於十三卦備物致用爲天下利一器不作則生人之用息乃聖賢之文言也言非有意於文本深則末茂形大則聲闕故也周衰道喪而文浮孔子蓋甚不取嘗曰孝弟謹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學士大夫千百成羣行彼六者俟有餘力行之未有餘力是夫人未可以學文矣汲汲學文而不躬行文而幸工其不異於丹青朽木俳優博笑也幾希況未必能工乎游夏以文學名表其所長也然禮運偃也所爲樂記商也所爲華實彬彬亞於經訓後之作者有能及耶從周之文從其鑒於二代忠質之致也文不在茲者經天緯地化成天下非吮筆書簡祈人見和之作也離騷妙才太史公稱

其與日月爭光尚不敢望風雅之階席況一變為聲律眾體之詩
又變而為雕蟲篆刻之賦槩以仲尼刪削之意其弗畔而獲存者
吾知其百無一二矣是則無之不為損有之非惟無益或反有所
害乃無用之空言也夫竭其知思索其技巧斷於立言而歸於無
用果何為哉然自隋唐以來末流每下擇才論士皆按以為能否
升沈之決而欲夫人通經知道守節秉義有君子之行不亦左乎
陳君蓋疾夫末流忘本得已而不可見好古篤實之趣矣聖
門問答教詔本言也而成文雖文也特一時之言耳豐而不餘約
而不失其法備於論語能熟玩而體識之必不敢易於為文深之
又深知其有無窮之事業在焉必不復以文為志道果明德果立
未有不能言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洙泗集之本源也

西漢詔令序

程俱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略吳郡林德

祖慮實始采括傳志參之本記凡斷章析簡掇之無遺方蒼萃在
紙未遑詮錄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藁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
帝人別為篇又差考歲月纂而成書且敘次其末曰古之盛王與
道為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事皆足以為萬世法是以事為春
秋言為尚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其
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
有白首沒身莫能詣其極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
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為詔令溫醇簡
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惟西漢為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
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
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
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可及又況文實兼盛哉昔者文中子
以聖人之重自任迺始斷自七制之主列為四範以續典謨訓誥
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

搢紳方將以文詞爲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已轢絕中
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庶其或者
亦足爲王言之斧藻尙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
申朔信安程俱敘

橫渠正蒙序

胡宏

斯文施設乎二帝三王之政筆削於孔子孟軻之書其教亦備矣
然軻沒未幾而遭焚坑之禍歷兩漢涉魏晉至唐五代緝之者不
足以藥瘡孔補罅漏大爲異端之所薄蝕斯文之氣奄奄欲盡易
窮則變變則通是以我宋受命賢哲仍生春陵有周子敦頤洛陽
有邵子雍大程子顥小程子頤而秦中有橫渠張先生先生名載
字子厚自童幼則知虔奉父命及長博文集議致深沈之思取友
於天下與二程子爲至交知禮成性道義之兒粹然有光關中學
者尊信之如見夫子而親炙之也先生閒起從仕道大不偶以疾
歸休著書數萬言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
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而諸家所
編乃有分章析句指意不能闕深者錯出乎其閒使人讀之無疊
疊不倦之心思以傳久不亦難乎今就其編別摘爲內書五卷外
書五卷傳之同志庶幾先生立大本斥異學之志遠而益彰雖得
罪於先生之門人所不辭也

送鄒次魏序

孫覲

余友鄒次魏宜黃人余貶官象江道臨川識之比余蒙恩解囚籍
賜骸骨以歸蓋五年而次魏亦再至焉次魏強學博記非古聖賢
之書不讀朝吟暮誦尤喜左氏太史公班孟堅韓吏部之文溢爲
辭章俊壯豪健意與古作者並嘗一試禮部不合初持一心不爲
寵辱少貶以求助於悅己以故學益富文益工而道益窮臨川距
晉陵水陸二千里余方追悔前謬閉門面壁自足於一邱一壑之
中次魏橐其文數萬言裹糧襍被不避風雨不求當世名公卿有
氣力者發揚哀大以光耀於一時而汲汲焉求余如恐不及氣類

金火識趣卓然不與今之君子爲類而獨以余爲可紹興十年春天子詔求天下士次魏奉親命將獻其所爲文於有司而告余以歸余舉酒而言曰古之道無所用於今今之有司斂羣材而概以一法銖銖而稱之一毫釐不中程雖有怪奇瑋麗驚世絕俗之言行往往棄而不錄次魏讀古書學古文擇交取友所謂陳人非時俗所尙而近於迂闊子行矣余未知今有司以爲可不可也

南宋文範卷四十七

南宋文範卷四十八目錄

| | |
|---------|-----|
| 盡言集序 | 張九成 |
| 陳忠肅公文集序 | 汪應辰 |
| 家藏石刻序 | 朱熹 |
| 論語纂訓序 | 朱熹 |
| 戊午讜議序 | 朱熹 |
| 贈李堯舉序 | 朱熹 |
| 程氏遺書後序 | 朱熹 |
| 家禮序 | 朱熹 |
| 資治通鑑綱目序 | 朱熹 |
| 送李伯諫序 | 朱熹 |
| 送郭拱辰序 | 朱熹 |
| 李丞相奏議後序 | 朱熹 |

資治通鑑舉要歷後序

朱熹

大學章句序

朱熹

中庸章句序

朱熹

武夷圖序

朱熹

林貫之字序

朱熹

皇朝文鑑序

周必大

漢兵本末序

周必大

送郭慶道序

楊萬里

南宋文範卷四十八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序

盡言集序

張九成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夫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識其人讀其遺稿徒深慨歎而已

陳忠肅公文集序

汪應辰

自荆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其凶一時忠

臣誼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為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概可見也然其言不行身不用則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肝反復傾盡不遺餘力姦臣憤疾磨牙搖毒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摧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為吾身而莫知孰為彼此也以死生為旦暮而莫知孰為禍福也至大至剛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為終始此豈苟然者昔孟子推原楊墨之害以為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夫見微而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漫衍徧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為一歟靖康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耶學者于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於天下國家

者豈曰小補哉

家藏石刻序

朱熹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序跋辨證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苦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為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銓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肱其囊得故先君小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閒坐對循行臥起恆不安自前不待披篋篋卷書把玩而後為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為橫卷若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

富也耶姑首是書以俟

論語纂訓序

朱熹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邱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眾說淆亂之中以為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于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

戊午讜議序

朱熹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其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其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

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
立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
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
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閒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
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
勢蓋已什八九成矣金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
秦檜歸自朔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尙明人心尙正天下之
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
恥者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
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卻眾謀熒惑主聽
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
忘仇敵之寇而懷晏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
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
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

不復聞於縉紳之閒矣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
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
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
言盈庭其曰金世讐不可和者尙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
其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閒又其
餘則雖平時之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嘆者一旦
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
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
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敵勢以要君
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夫惟三綱不立是以眾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
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卻願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
姑以眾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
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眾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

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眾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于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于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懽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敘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敘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贈李堯舉序

朱熹

日者李君以五行七政推知人生壽夭窮達循其已然而逆斷其將然雖數十年之遠無一辭之差顧於子稱說云云則若有可疑者豈其言之空多所以不能無失耶不然是殆見吾厄窮之久意其所不堪而姑爲是言以悅之耳嗟乎士之辱於草野泥塗之中不幸而類予者何可勝數生雖愛之而不忍其窮然必欲人人揣其所欲厭以爲避就則何以信吾術于當世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道者其殆必有以樂乎此生又安知其果可以吾言動其心哉余爲生計莫若直其辭而已矣生一直其辭在我者既無枉道詘身之辱而天下無不服吾術之精且又使吾之所愛敬慕悅而不欲其久窮者益有以自信而忘其窮之爲累豈不真有助哉生將有所適因書以授之生行四方且久其更事寢多必將深有感于言者矣

程氏遺書後序

朱熹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而其傳浸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于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于殘編墜簡之餘傳誦

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眾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家禮序

朱熹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綱紀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

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
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婁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
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
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
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
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
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
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
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
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
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
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

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
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
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
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
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
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
定矣大綱槩舉而鑑戒昭矣眾目畢張而機微著矣是則凡爲致
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
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送李伯諫序

朱熹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
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
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於上者以科目詞章爲足以得
人受任於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

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閒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日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歆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顧辱于子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于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于虛閑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敘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蘄之士其有慨然興起于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送郭拱辰序

朱熹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爲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爲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爲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跡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爲贈

李丞相奏議後序

朱熹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信

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于亂然于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致于糜爛泯滅靡有子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外裔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于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于此時又方以渺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彊敵然自重圍旣解眾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閒蠶起遠謫遐荒而不數

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敵讐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守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緝樊鄧且將益據形變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疆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蓋旣薨而諸子集其生平奏章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雕飾而變化開闢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于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某書其後以推明之某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乎淪陷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

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于江海之濫而尙
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
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
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于然歟嗚呼
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
太息而垂涕于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
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
恨其不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其說
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于福公之言云

資治通鑑舉要歷後序

朱熹

清源郡舊刻溫國文正公之書有文集及資治通鑑舉要歷皆八
十卷歷篇之首有紹興參知政事上蔡謝公克家所記於其刪述
本旨傳授次第以及宣取投進所以然者甚悉然其傳布未甚廣
而朝命以其版付學省則下吏不謹乃航海而沒焉獨文集僅存

而歷數十年未有能補其亡者淳熙壬寅公之曾孫龍圖閣待制
佖來領郡事始至而視諸故府則文集者亦已漫滅而不可讀矣
乃用家本讐正移之別板且將次及舉要之書而未遑也一日過
客有以爲言者龍圖公瞿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
踰年告成則又以書來語熹曰是書之成不惟區區得以嗣承先
志而修此邦故事之闕抑亦吾子之所樂聞也其爲我記其後熹
竊聞之資治通鑑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實親序之則既有博而
得要簡而周事之褒矣然公之意猶懼夫本書之所以提其要者
有未切也於是乎有目錄之作以備檢尋旣又懼夫目之所以周
于事者有未盡也於是乎有是書之作以見本末蓋公之所以愛
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丁寧反復至于再三而不能已者尤于此
書見之顧以成之之晚旣未及以聞于上而黨論繼作科禁日繁
則又不得以布于下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學士大夫進而議於朝
退而語于家皆不克以公書從事而背道反理之言盈天下其效

至于讒諛得志上下相蒙馴致禍亂有不可忍言者然後公凡所陳符驗章灼而其出于煨燼之餘者乃得進登王府啟迪天衷既以助成皇家再造之業而其摹印誦習又得以垂法戒于無窮蓋公之志于此亦庶幾少伸焉不幸中間又更放失以迄于今乃有聞孫適守茲土然後復得大傳于世以永休烈熹誠樂聞其事而又竊有感焉因悉著其說以附書後後之君子盍亦視其書之顯晦而考其所以關於時運者爲何如則公之所爲反復再三而不能自己之心當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矣

大學章句序

朱熹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于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

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

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所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

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
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
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
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
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
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
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
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
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
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
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
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

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
出得有所考以續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
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
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門人
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
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
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
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註章句一篇以俟後
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
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
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
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
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武夷圖序

朱熹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卽神所宅峯巒崑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皮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尙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卽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爲眾所臣服沒而傳以爲仙也今山之羣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爲號半頂有小邱焉豈卽君之居邪然舊記相傳詭妄不經不足考信故有版圖迫迤漶漫亦難辨識今冲佑羽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本於其向背隱顯之間爲能有以盡發其秘且屬隱屏精舍仁知堂主爲題其首以祛舊傳之惑云

林貫之字序

朱熹

莆田林井伯之子小字轉翁間以謂余請有以易之余曰日月山川隱疾之外何適而非名唯毋曰翁者以去自尊之嫌斯可已乃請井伯姑仍上字而字以貫之且告之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牙之圓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蓄于轂也轂之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輻以指牙也然自轂之外雖能轉物而未免自轉于物惟軸則承軫載物以貫夫轂而未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于物而物之可轉者皆唯我之所轉而莫能違也嗚呼人之爲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爲物之所轉則其日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井伯家傳奧學所以教其子者固宜熟于此矣貫之其必以余言爲不謬云

皇朝文鑑序

周必大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一有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則公卿大夫下至于士民皆能正列其義祓飾而彰大之載于書詠于詩

略可考已後世家異學人殊俗剛大之不充而委靡之習勝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說入作之弗振也參之易窮也譬之盪舟於陸終日馳驅無以致遠搏土為像丹青其外而中奚取焉此豈獨學者之罪哉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爾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啟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為事列聖相承治出于一揮毫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閒賢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詠性情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閒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閒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縱將聖如夫子煥乎文章如帝堯萬幾餘暇猶玩意于眾作謂篇帙繁夥難于編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詔著作郎呂祖謙發三館四庫之所藏哀縉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興以前彙次成上

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講諫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箴銘贊頌取其精懇而詳明者以至碑記論序書啟雜著大率事辭稱者為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為先質勝文則次之復謂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加採掇略存一代之制定為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多本聖心承詔于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于六年之正月賜名曰皇朝文鑑而命臣為之序臣待罪翰墨才識駑下固無以推原作者闡繹隆旨抑嘗竊讀大雅之詩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棫樸官人也早麓受祖也辭雖不同而俱以遐不作人為言蓋魚躍于淵氣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貫之也況夫雲漢昭于上豈弟施于下濟濟多士其有不觀感而化者乎是則祖宗啟之陛下繼焉樂文王之壽考申太王王季之福祿人才將至于不可勝用豈止乎斯文而已臣雖不肖尙當執筆以頌作成之故云臣謹序

漢兵本末序

周必大

臨江自三劉有功漢史其學盛行今徐筠孟堅既爲漢官考四卷
季天麟仲祥又惜司馬遷班固不爲兵志於是究極本末類成一
書注以史氏本文具有條理凡中外諸軍若將帥之名與夫賞功
罰罪繇戍簡稽兵器馬政參互討論略無遺數請予序其意予觀
周禮雖分六職而小宰以官府六聯合邦治每措軍旅于祭祀賓
客七事之中司馬名爲治兵多及坐作進退而徒役旗常車甲之
屬散于六官大師齊眾之禮乃在宗伯後世趣便一時古制遂亡
人徒知井田一壞爲四民之害而不知興衰治亂舉出于兵此邦
家之害也人徒以開阡陌罪秦而不知變內政以作俑者齊也蓋
古者卿大夫家曰百乘諸侯國曰千乘天子則曰萬乘始于四邱
爲甸甸有戎馬有兵車有牛有甲士有步卒是以師田其務文武
同方漢承秦後兵農幸未全分如欲復古猶易爲力至武帝窮師
黷武加以橫斂其又奚言國不足於兵將每難其人有自來矣予
故因漢氏之失策及先王之遺意使學者有考焉

送郭慶道序

楊萬里

萬里老母病肺且二十年謁醫於江湖遍也大抵夕痊而朝發萬
里有憂之來零陵聞人士有郭慶道者於醫無所不工召而視焉
發藥一二而去初服食之未始有藥也未幾則未始有病也他日
問之曰鄉也饋藥一何少也而其功一何緩也然初緩而卒不緩
焉又何神也慶道笑曰醫不必言也且子以多貴乎則淝水之役
苻堅法當勝謝玄也且子欲已病乎欲嘗藥乎威文之霸不數年
而成也而敗亦稱是三代之王者皆百年必世而後興醫身之與
醫國異不異也天下之人惟其無所挾也有所挾則必有所成不
於其成之待而於其初之貴夫其初者不可見也而其成則不可
禦世之人忽其不可見以敗其不可禦者何數也醫不必言也萬
里聞其言欣然有會於吾心爲書其說以贈之隆興元年三月一
日廬陵楊萬里廷秀序

爾雅翼後序

古今長者錄序

東觀漢記序

送楊德駿序

尚書小傳序

易覽圖序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孫子發微序

送彭子壽序

孝經集義序

羅願

羅願

羅願

周孚

王炎

彭龜年

陳傅良

陳傅良

陸九淵

劉燾

南宋文範卷四十九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序

尚書宋公山居三十韻序

吳儆

新安郡治與其所屬邑皆憑山瞰江映帶林壑山皆秀拔奇偉多
佳木葱蒨蕃蔚貫四時而不變江流激冽紆餘澄清與山相稱士
大夫生於其間而立於朝者多自諫坡御史府以進至于卿相立
功名著風節視通都大邑無媿或過之然率多貧多難或寓他郡
不能殖生業飾遊觀為歸老故鄉之計尚書宋公當塗人世宦于
新安樂其山川之勝而家焉郡治之北有山盤礴而南與西北山
川相為賓主奇峯遠岫蒼顏秀色羅列于几席之上平沙漫流風
檣煙艇出沒于履舄之下遠近隱見朝暮晦冥雖巧繪妙言語者
莫能窮其狀盡其變也山之麓有石有泉有昂霄聳壑千章之木
萬竿之竹名花雜果綜錯其間公夷荒廝險結屋于西崇堂傑閣

吞吐風月紅軒碧甃照映闡既足以稱江山之麗又依石之奇壯而層出者爲巖疏泉之餘委爲池因茂林之可芘修竹之可逕華實纖妍之可玩高下夷險之異趣者爲堂爲亭爲臺爲榭爲齋房爲射圃布置施設曲折窈窕雖窮足力不能遍也某嘗從公舉大白于雲端歌金縷于木末公出其所賦山居三十韻命某屬和某不能爲詩而爲之序公自紹興中入朝爲省府其所建置規畫後之能者不能易退居三十餘年今年七十餘康強如五十許人步上下山如飛尊酒笑談窮晝夜不倦日從賓客按絲竹以與景物相周旋雖承平盛時仕通顯享安榮者不能過南渡士夫所罕及也

繫辭解序

韓元吉

易之作何也聖人將以傳天下之道也或曰道其可以言傳乎曰言不可傳則焉用聖人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之謂矣夫傳聖人之意者言也因聖人之言以求者道也故辭卽言爾凡陳于卦而附于爻皆辭也而後世又以不陳于卦不附于爻泛然論易之指歸者別謂爲繫辭或曰大傳也有議其非孔子之作吾意其爲贊易道以黜八索者非孔子莫能也不然其必有自而傳歟古人傳易者多矣或指其象或定其數或究其理而于繫辭獨取其大意而略焉問又講之而不備泥之而不通則所謂象之與數數之與理固無自而合也三者無自而合其于聖人之道能盡而知者鮮矣學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是繫辭始于是而得焉知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施之天下何務之不成何功業之不見哉況夫異端之說皆不攻而自破矣予生嘗有誓年至六十乃敢著書淳熙戊戌歲既六十有一始志其自得者作繫辭解閱再歲而僅成因序而藏于家嗚呼後之君子有所自得然後于吾言爲可信于載而下使聖人之道復傳是則聖人之意也淳

熙十年正月穎川韓某序

高祖宮師文編序

韓元吉

高祖宮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爲詩然見子弟傳錄輒毀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爲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既興公謫均州歸未終歲而薨其治命則曰吾平生行事人自知之他日毋請諡毋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追復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諡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爲行狀猶在用列于篇首某逮事曾叔祖留司御史時王蔡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鐫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觸時禁之言皆不傳於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藁遂逸訪于四方莫克盡獲惟詩尙多而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復見也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家庭訓子弟每以西漢爲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爲南豐兄弟所推曾舍人既

葬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于內者深其發于文辭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笈而藏欲俟備而傳焉懼有河清之歎因哀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淮而觀于瀾厯階而望于輿亦足以知其大略矣異日求于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尙將附益云淳熙元年十月元孫具位某謹書

送陸務觀序

韓元吉

凡世俗所慕于爵祿富貴者必有賢人君子所嘗居之官相與誦歎以爲美談而不釋言郡守指黃霸言縣令指卓茂言別駕指龐統夫霸與茂之云者以其爲丞相爲太傅于向之所謂爵祿富貴誠有之也而統則疑焉且統自以興風俗長道業論帝王之策爲已任其視諸葛孔明實伯仲間人而當時遂謂一別駕可展其驥足何哉夫蜀巖國也其壤地褊蹙無以容天下之士其官列勿備無以盡天下之材彼治中別駕幾盛世六卿矣後徒以其人而慕

焉殆亦可悲也矣國家之制自卿相至一命幾級自臺閣至州縣
幾階自王畿至于窮荒絕徼幾萬里也朝與一官夕畀一職曾未
足傷朝廷之大且而引之東隅暮而置諸西陲亦無害幅員之廣
也吾友陸務觀之移倅豫章也則又有疑焉然豫章大府也為連
帥之貳以兼制兵民之眾此固周瑜魯肅所望于統而不可得者
而吾務觀得之抑又何疑蓋務觀之於丹陽則既為貳矣邇而遷
之遠輔郡而易之藩方其官稱大小無改于舊則又使之冒六月
之暑抗風濤之險病妻弱子左饋右藥不異于醴葬之商揭囊而
賈贏造物其安取此也夫以務觀之才與其文章議論頡頏于論
思侍從之選必有知其先後者既未獲逞下得一郡而施亦庶幾
焉豈士之進退必有時哉聖天子在上二三賢雋在列不謂之時
不可也然務觀舟敗幾溺而書來詫曰平生未行江也葭葦之滄
茫鳧雁之出沒風月之清絕山水之夷曠疇昔嘗寓于詩而未盡
其髣髴者今幸遭之必毋為我戚戚也蓋其志尚不凡如此吾猶

為之戚戚而言亦不知務觀者耶

雲安集序

陸游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濼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
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于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
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騫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
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尚書郎長
三院御史出牧于夔實督峽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
故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徘徊太息弔丞相之遺祠想拾遺
之高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橫實為一代傑作顧夔雖號大府而荒
絕瘴癘戶口寡少曾不得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流落九
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為
并為雍為鎮為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為賓客相與覽其河關
之勝以騁筆力則公眾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
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

于荒山野水之濱追前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
或幸得之於序是可歎歎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
奉節令右從政郎普慈安萬哀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
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陸游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東叔兄西叔
爲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召詣行在所二君
皆中書侍郎榮公孫也昔榮公對制策于治平爭詔獄于熙寧論
河事邊事刑名赦令於元祐雖用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
極其才以沒沒又列黨籍其門戶爲世排抵諱惡者幾四十年又
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爲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
定勝天天定亦勝人子獨鄙此說夫盛衰皆天也人何與焉天將
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
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眾寡

疾徐爲勝負豈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
漾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爲序夫吾曹之望于西叔所以繼榮公者
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雖然子與西叔皆黨籍家也
旣以勵西叔亦以自勵且勵吾東叔云

傅給事外制集序

陸游

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亂然積
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材彬彬進士高第及以文辭進於朝者亦
多稱得人祖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爲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爲
一體精深雅健追還唐元和之盛及高皇帝中興雖披荆棘立朝
廷中朝人物悉會于行在雖中原未平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
社稷方永太平未艾也故給事中傅公以是時典西省文書得名
尤盛公天資忠義絕人自東夷寇逆滔天建炎中大駕南渡虜吞
噬不遺力幾犯屬車之塵公眇然書生位未通顯獨涕泗感激請
提孤軍橫過虜衝衛乘輿論功埒諸大將及駐蹕會稽公遂爲浙

東帥始隱然有大臣望雖擯斥不容而士論愈歸及在東省御史力詆去之然猶知公為一代大儒蓋公論不可揜如此公遺文百餘卷嗣孫穉貧甚自鈔錄以傳後世未能竟乃先輯外制數百篇屬某為序公之文固天下所願見而取法某未成童時公過先少師每獲出拜侍立被公教誨詎今七十餘年幸猶後死得論序公文亦幸矣某聞文以氣為主出處無媿氣乃不撓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訖紹興閱世變多矣白首一節不少屈于權貴不附時論以苟登用每言虜言畔臣必憤然扼腕裂眦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縮者輒正色責之若讐一時士氣為之振起今觀其制告之詞可概見也公諱崧卿字子駿於虜賢哉開禧元年九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孟子講義序

張栻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

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已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茫渺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靜察于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于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

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無忽深思焉

經世紀年序

張栻

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記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寔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去外丙仲壬之祀康節以數推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因康節之譜編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

天子位此乃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闡而弗章故皆書其服喪踐位之實焉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於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后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故於此四十載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之君臣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為萬代之冠冕於新莽之篡缺而不書蓋呂氏不可間漢統而所假立惠帝子亦不得而紀元故獨以稱制書也以至周文王之稱王武王之不紀元於國皆漢儒傳習之謬先覺君子辨之詳矣故皆正而書之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諸葛亮相之則漢統烏得為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嗟乎世有古今而古今不間於一息事有萬變而萬變卒歸於一原蓋義理根乎天命而存乎人心者不可沒也是故易本太極春秋書元以著其體用其示後世至矣然則大易春秋之義其可以不明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謹序

江諫議奏藁序

張栻

諫議江公奏藁凡十有七篇上章執徐之歲徽宗皇帝親萬幾厭
 朋黨之論收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臣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建
 中靖國為元思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
 不世之遇進見拳拳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於遠
 便佞敦友睦消黨與容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往開納會姦
 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乃紹興四禩有詔
 追錄贈公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國論之靡常是
 非或出于愛憎夷險獨持于一節權寵所忌竄斥莫還嗚呼公亦
 庶幾無憾矣某側聞前輩道公事云方公在門下珍禽奇獸稍稍
 入內苑奏疏力諫其漸後數日上謂公前所謂朕已悉罷遣時獨
 一馴鵠不肯去上以杖擊之顧內侍刻公姓名此杖上以志忠諫
 然則公言在當時不為不用矣一斥不復豈徵考意耶而獲伸於
 紹興又豈非天也耶某得此書於公之孫似祖伏而讀之不知涕

泗之橫集嗟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
 宗皇帝涵濡長育四十二年而收其用為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
 雖困厄百罹而直道隱然流風所被論議著於元符之末建中靖
 國之初益又彬彬如也元氣不傾雖裔夷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
 人才之為國重輕如此然則為國計者其可忘封殖愛護伸忠直
 之氣遏導諛之萌以壽天下之脈而人臣幸登王朝其又可遲迴
 利害之塗自同寒蟬卒蹈委靡陵夷以負吾國家耶郡學教授邵
 穎慨然鋟板傳後其所向慕又可知也公諱公望字民表云

温州進士題名序

樓鑰

永嘉自晉為名郡宋興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者至天聖初朱君
 士廉第進士邦人榮之以名其間自天聖至今歷四十有八年舉
 其上第者凡三百三十有七人夷攷鄉薦之額初止二人中實有
 三今益以五他繇大學外臺以進一舉所第率過鄉薦書之數而
 魁南宮者四冠大廷者再嗚呼亦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

學以倡學者此邦之士漸被為多論議詞篇類有旨趣進士之盛豈其是歟鑰濫受于茲樂儒風之方興爰攷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次而書之刊置學宮又訪其氏族爵里別為一編咸虛其末以待來者雖然程氏之學大要在知本而敬以行之事業文章皆其發也而祿爵之得喪不與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因故家之傳充而不止沿流而達于源其為盛也又將有立言者樂為此邦書之鑰也斯拱而竣

成都文類序

袁說友

天地之祕藏發而為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驗而為文章華藻二者相為頡頏而光明者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絢道德揆天庭潤金石諧韶濩與乾坤造化周流盛大于宇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可以不傳此文哉蓋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觀絕景仙遊神跡一草一木一邱一壑名公才士騷人

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亦既略觀矣或曰兩京三都以賦而傳使無傳焉斯文泯矣然則由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獨無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矣爰屬僚士摭方策哀都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析法度極眩耀其以益而聞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以下迄於淳熙其文篇凡一千有奇類為十一目釐為五十卷益之文滋備矣嗟乎後世之士豈無浮沅湘由巴蜀略邛笮如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塘過夔梓賦雪錦如杜少陵者乎又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棲遲山水間如田遊巖者乎儻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覽斯文焉則知清寧闔關至大至廣之內而有所謂蜀蜀六十州亘五千里之內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內而有所謂文者其不在此書乎是書也而有傳焉庶幾乎無負于益慶元五年二月望日

爾雅翼後序

羅願

惟宋十一世治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專萬彙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羣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桀出其倫使同類相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圓首方趾自別爲民乃佃乃漁乃采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殊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蓄猛虢服循異物著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患既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旣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贄死生之物以明卑尊歛竹聽鳳爲樂本原魯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唯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于漢世學者自爲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撫旁穿萬物異名始著爲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傍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立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於語音亦不

相沿鄭人命死鼠儼于璵璠六書之相假鱗則爲鱣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汎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于傳至謂鴛女匠魚罟爲荃六駁以爲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爲資略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爲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瞰淵魚仰察鳥雲山林皋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蕘農圃以爲師釣弋則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爲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強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末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于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疇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亦宏矣

古今長者錄序

羅願

始願幼時暮從諸兄退自學先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戒兄子

者使誦之益取卓茂劉寬等傳略爲解其指意歸輒習誦使夙知世有退讓長者之行涉事以來備更險易雖或加已以橫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趣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于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無定端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遠免是以已之所安人或睨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眾人所惡事之曖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合于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報無道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于眾穉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耳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眾稚所能益超然有爲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初立首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張釋之亦稱絳侯東陽侯張相如之爲人以止嗇夫之遷東陽以太子

傅免選可爲傅者則用萬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魏其爲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當是時人厭秦俗之薄相與勉爲渾厚而文帝資尤長者以此倡之一時朝廷內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于孝景數十年間人人自重恥言人過禮讓興而刑罰省執謂長者之論無益于人國耶故因先世所訓者爲資益擴取前世所爲若此者總之爲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詳夫古人之如此非有意于聞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爲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爲人所稱歎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天下事捐利以與人者利旣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徼於此而爲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已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于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爲之顧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懲予又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德報怨引惡

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通道且非願之所謂也故極其說使覽者得擇焉

東觀漢記序

羅願

願聞之上蔡任昉文源曰泐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秘閣本讎校刪著爲八篇洎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宏後漢記范曄後漢書粗爲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按顯宗命班固爲蘭臺令史遷爲郎撰光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永寧元年太后又詔劉珍與劉駒駮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今此記所存皆建武事豈固及珍駒駮所述耶其文間類前漢書又傳後所題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劉之所爲分也然固與珍傳不載成書卷目隋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卷同劉知幾所有僅百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于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纔此耳豈不惜哉然後

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山松劉義慶蕭子顯凡九家惟華嶠專述漢記逮范曄總載諸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爲主後之欲考漢記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言旣然願以爲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見聞而袁范出魏晉後以世揆之不得爲比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其存錄因刻板于江夏郡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時字不欲輒改

送楊德駿序

周孚

讀書知古人之事業爲可尙居官廉且勤不敢一毫出于法之外與之商權世故銖分寸別人不可欺而終歸于厚如是者亦足以爲王官矣而吏于州郡十有餘年卒無援之者貧無以養其親迺始間關百罹水行數千里捨平生之學而服勤于軍旅之事其故安在以謂自晦其才而不求人知歟則旣出而仕且宜其官矣固非不願知於人者以謂雖知之而拘于法禁不得薦達歟則天子方勤于求賢比年以來外服之吏牧伯以名聞於朝者眾矣而獨

見遺故君之是行吾爲之不樂然君不以阨窮爲戚而以得養其親爲喜問之則曰吾分當然將誰怨蓋君之志其自處者如此吾是以愧其爲人天地之數至周必復故否極而亨人之常理也今君之期已過矣安知不有憫其窮而嘉其志拔而升諸公者哉故吾樂爲天下網羅人才者道之

尙書小傳序

王炎

夫子定書始自堯舜訖于平王凡百篇秦火煨燼之後伏生口所傳授才二十餘篇漢壁腐壞之餘孔安國手所校定止於五十八篇老翁幼女齊語之訛脫簡蝌蚪秦隸之變必有失其真者西漢諸儒經學各自名家其訓註行於今者惟毛氏詩孔氏尙書昔人有言孔安國說書不如毛公說詩毛公時發大義孔安國章句而已其說誠然然章句所以訓故不可略也炎不足以知書之大義古語有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爲其緝眾腋而成之也今所解亦不過彙緝先儒之遺論間有未安者或以已意發之

既終篇因序其大略曰四代之書堯舜言動載于二典禹之治水見于禹貢武王伐功其略見于武成周公遭變其要見于金縢其餘皆君臣之格言至論蓋古史之所記也堯舜禹啟盤庚高宗成康穆王之爲君皋陶益傳說召公君牙之徒之爲臣正也湯武征伐與堯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進退去就與皋陶益傳說不同變之正也正者道之經變之正者道之權經權舉而聖賢之道盡矣

易覽圖序

彭龜年

古者史官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時繫年自司馬氏作史記一變其法然猶以年表存編年之舊至西漢功臣表繫以大事始彷彿簡冊遺意由是以後古法寢不復見矣本朝司馬文正公作通鑑一書易史記爲編年裕陵錫名資治通鑑簡帙浩大未易竟編公嘗自周威烈至周世宗爲歷年圖年舉大事又嘗修國朝公卿年表倣司馬法各舉大事于上最後合二書爲稽古錄可謂精詳矣然猶恨稽古錄不如歷年圖一覽可盡見也今世所傳圖乃

自漢而下亦未嘗年舉大事恐非其舊姑因其圖實以稽古錄又參公資治通鑑本書及目錄舉要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書新安朱氏通鑑綱目東萊呂氏大事記眉山李氏通鑑長編譜而圖之名曰易覽圖非以求簡便也昌黎韓文公謂記事者必提其要蓋提要則綱領舉而數千年治亂如指諸掌矣若不遑之罪則不敢自恕焉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陳傅良

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于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之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

士氏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書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敘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之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于經誼則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爲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于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謂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于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爲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于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氏殆有功于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閱

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于左氏者為之序

孫子發微序

陳傅良

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謀儒者輒擯弗道間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為之章句訓解夫兵事尚變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試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觀六經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來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間讀十三篇尚多餘意因以所聞于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論兵間事與已見推武之說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養晦于外而虜酋盜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懷安顧恥言兵然則余是書亦有為為之也

送彭子壽序

陸九淵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輒欲棄去朋

舊慰勉乃肯畱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為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為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為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為彭君言也余與彭君同為江西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為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欲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吾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于此而不肯自安于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于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孝經集義序

劉燾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於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公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眾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禮見於他書

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人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于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道理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奉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奉養有愧焉況其大者乎況凡民之狃于敝俗者乎龔公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子謂長人者宜以此書班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而力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推而達之將見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哉顧龔公于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

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磨之庶以永其傳云

南宋文範卷四十九

南宋文範卷五十目錄

序

進卷總義序

進卷總述

送劉茂實序

宗記序

法明寺教藏序

送黃侍郎序

類次文中子引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黃西坡文集序

白石道人詩集自序

| | | | | | | | | | | | |
|---|---|---|---|---|---|---|---|---|---|---|---|
| 姜 | 黃 | 程 | 陳 | 陳 | 陳 | 度 | 葉 | 葉 | 葉 | 葉 | 葉 |
| 夔 | 幹 | 秘 | 亮 | 亮 | 亮 | 正 | 適 | 適 | 適 | 適 | 適 |

費元甫注陶靖節詩序

魏了翁

黃太史文集序

魏了翁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魏了翁

古今考序

魏了翁

周禮訂義序

眞德秀

大學衍義序

眞德秀

南宋文範卷五十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序

進卷總義序

葉適

古之治足以爲經不待經以爲治後世待經以爲治而治未能出乎經其事宏大廣遠非一人之故一日之力而儒者欲以一二而言之此其所以漫然而莫得其紀者也上古聖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于器數其通變在於事物其紀綱倫類律度曲折莫不有義在于宗廟朝廷州閭鄉井之間其教民周旋登降會通應感之節而誦說其所以然之意使之自得於心而有餘於身以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在於學官其波順風靡而天下之人無不根于性命閑於道德而習於死生之變其治之成若此至其承敝改法聖人繼出損益文質先後迭施治有異而不相廢道有同而不相襲故其言語文字或始之以陳其義或終之以紀其成言與事

遷書與世易蓋其皆可以爲經而當時之天下不待是爲治也周
室旣衰聖王不作制治之器喪失而不存或其器僅存而其數廢
闕不明民之耳目無所聞見心無所止而其上下習爲鄙詐戾虐
之行風俗日以弊惡而相趨於亂孔子哀先生之道將遂湮沒而
不可考而自傷其莫能救也迹其聖賢憂世之勤勞而驗其成敗
因革之故知其言語文字之存者猶足以爲訓于天下也於是定
爲易詩書春秋之文推明禮樂之器數黜其所不合又爲之論述
其大意使其徒相與其守之以遺後之人然猶曰如有用我者其
爲東周乎蓋經者所以載治而非所以爲治也其後卒以大亂戰
國吞滅秦漢崛起天下蕩然不復堯舜三代之舊其欲學者無所
據依于是始皆求之於書而孔子之經遂行于天下故儀封人見
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而孔子亦曰天之未
喪斯文也嗚呼豈非天哉自是以來句斷章解補輯壞爛歷世數
十而不能以相一蓋至於今千有餘年之間豪傑之士相因而起

始能推明其說務合堯舜三代之舊以無失於孔氏之遺意蓋自
伏羲至於孔子而道始存於經自孔子至於今而其經始明有能
施之於治殆庶幾乎會之以心驗之以物其行之以誠其財之以
義其聚爲仁其散爲禮本末並舉幽顯一致卓乎其不可易也雖
然將卽是經以求其制度器數之等而盡復堯舜三代之舊歟則
其世遠矣其事往矣迂暗而不明牽合而難通而天下病矣夫不
必求之於堯舜三代則將節文而自爲之歟則內顧自疑而不敢
爲雖爲之無所折衷而民不從矣然則姑守其所聞以爲如是而
足以治與則無驗于事者其言不合無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論高
而實違是又不可也徘徊彷徨久而不得定歟則好爲異論以敗
經者將遂出于其間矣是又不可以不懼也噫世無聖人而天下
之所恃以爲治者是經之空言而已以其未能出于經也是以治
亂之效無異于前世其難齊之俗致變之由或反甚焉夫擬天地
之變化觀治道之離合如此其大也及是經之明如此其難也世

之君子可以卽其故而思深矣

進卷總述

葉適

道不可見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謂之皇極下之教謂之大學行之天下謂之中庸此道之合而不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無不合於此緣其名以考其實卽其事以達其義豈有一不當者變周爲秦上下皆失而天下之道亡漢興而天下之人意其有在于六經孔氏所錄者于是禮易詩書分門爲師補續簡編之斷闕尋繹章句之同異因而爲言者又數百家當其時大合諸儒于石渠白虎之殿九卿承制難問天子稱制臨決莫不自以爲至矣而道終不可明故晉求之老莊梁求之佛其甚也使人主忘天下之富貴而聽役于其言忠智賢明之士因之以有得者亦莫不自足于一世南北離阻道術湮沒至唐起而一之刺采百家眾說祖述漢世經師之舊而名其書爲正義使天下皆取中焉然則于聖人之道亦莫不自謂旣明而無蔽矣夫其或出于章句或出于度

數或出於讖緯或甘心于夷狄之學豈不皆以爲道哉觀其一代之議論士之生於其間自爲豪傑者亦何獨以遠過然則緣其名以考其實卽其事以達其義豈非無一之當哉夫未嘗求之于心而沿習于口耳之末流幻妄于贅附之奇靡則雖以二千餘年之久欲挽而復于三代之上固宜其有所不厭而中間自爲闕絕不繼之世則亦何怪于此而治亂興亡之所由可勝道歟是故今世之學以心起之推而至于窮事物之理反而至于復性命之際然後因孔氏之經以求唐虞三代之道無不得其所同然者而皇極中庸大學之意始可以復見而無疑嗚呼發之而使明操之而使存斥之而使廣養之而使全久之而使化是心之用何以異于唐虞三代之聖人哉雖然是下之教也上何以治上不以治則不求下雖以教而不輔然則天下何以治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推之父子而合推之君臣而合推之兄弟夫婦朋友而合上合天明下合地性今之爲道者務出內以治外也然而

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常患其不合也守其心以自信或不合焉則道何以成于是三者或不能知其所當施之意而徒飾其說以自好則何以爲行道之功故夫昔以不知道爲患而今以能明道爲憂也夫上有治下有教而道行於天地萬物之中使無以異于唐虞三代之世然後可以無憾故具列其義天下得詳焉

送劉茂實序

葉適

劉茂實爲知縣事某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令錄近于民非舉其材不得爲之最重者改官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郎讀臚句傳而命之謂之再及第繇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原以一縣爲寄而超尊之非恤士大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久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爲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條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員郎有祿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故其既得改官也反以爲格法之咎曰何必使我爲知縣而厭苦之至常避免而不得則免強而後受既

至如不能脫未有樂而久居者也皆務爲苟且之政雖欲無大闕敗然積百數十歲以一意相承而功化之陵夷甚矣嗚呼以不樂爲知縣之人改其所願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今之論者真以縣爲難治位卑責重不可以自爲又以不自爲者爲罪也亦未盡力而已秦漢以下顧何容有易治之縣邪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滕邾莒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冉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爲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使爲國者盡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斂一出於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爲身計而能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然後可望以一縣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仁厚通敏順物險易其居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爲朋友之所望者當何如況一改官之利哉所謂幸而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今之變以告之不獨慶奉新之人將蒙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

少見矣 淳熙九年八月日序

宗記序

葉適

佛學繇可至能自為宗其說蔓肆數千萬言永嘉鮑楚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知也已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學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于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

為大惑歟余嘗問楚儒之強者愠弱者眩皆莫之曉子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楚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法明寺教藏序

葉適

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強果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闕冠蓋常走一郡至子真建兩序師昶崇殿堂院始落成昶尤精苦衣履穿損食不累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湧人謂東掖上天竺之盛不能過也天台既立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益以蔓衍而忠與昶亦各有論述故其徒妙真普濟欲集諸家之學為教藏置院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旌昶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屠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因余所不解嘗以問昶昶亦不能言也

送黃侍郎序

度正

昔之有天下者以天下治天下後之有天下者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宜若散然不一也而天下常至於大治以一人治天下宜若截乎其不亂也而天下常至於不治何也蓋以天下治天下是之謂公道以一人治天下是之謂私意公道行而天下馴致於大治私意行而天下馴致於不治亦其理宜也舜非不足於智力也而有四鄰文王亦非不足於智力也而有四友蓋天下大物也非一人一手之所能獨運也合天下之智力以運之而天下日趨於治矣後之論者謂舜之相十六人而文王之輔自伯夷太公之外又有所謂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不下十有餘人何其盛也天之生才夫豈獨私於舜文王之世而已哉蓋用之則見不用則隱耳本朝之有天下也太祖太宗虛已下人收攬豪傑與之共治當時在政府者不下五六人至於仁宗之世天下之治可謂極矣而考其所以致之者亦不過善於用人故當時之治莫盛於

慶歷而慶歷政事之臣至於八人之多此萬世帝王當以為法況於聖子神孫乎皇帝臨御天下之二十一年盜賊已弭邊患已息刑章不繁兵革不用天下之勢幾於小康矣然徐而察之則政教陵夷風俗委靡國用匱乏民力罷弊凡所以為根本之計者皆非確乎有不拔之實朝夕凜凜未知攸濟合天下之智力以其濟多事蓋未有益於此時者也而乃大不然廟堂之上相之外相與同心協力者一人而已數月之間天下已莫不憂之於是豫章黃公來鎮于蜀已越四載清德既高雅望亦著皇帝若曰爾久勞於外其遂來歸輔予而前乎此者天下亦皆謂公必歸歸必相蓋上之所眷公者固甚切而下之所以望公之扶持公道者亦不為不至矣夫古之君子所以相其君成其功名以顯於天下者亦不過曰德量也明識也識之不明則無以別天下是非邪正無以別天下是非邪正則將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其將何所不至德量之不足則必喜於自用而忌天下之才是心一萌視天下之才皆

將無足與其事者舉天下之才無足與其事則舉天下之事將獨
運而獨決之豈不殆哉正實有憂於此故因公之行不自知其僭
越而冒言之願公自勉且以勉同列焉嘉定七年三月二十有七
日山陽度正謹序

類次文中子引

陳亮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
嘗參取之矣辭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
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
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敘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
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
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敘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
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
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
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

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畧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
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
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
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
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
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
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
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
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于尋常爭利于
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
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旣窮吳越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
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
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辨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
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

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畧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
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為之分裂者十
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
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禮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
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
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
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
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陳亮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為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
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邪龐
士元蔣公琬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為非百里才雖
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邪亮自
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遊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

實徐子才獨以為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
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
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
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
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于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于事不足法
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則不遺
于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
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為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為也無名難辨之費
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
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
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皋間蕭何至遣老弱
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
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為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為民計
而已矣未嘗為民慮也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戡刃於其

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為之地也子羔為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若瞠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于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

陳亮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為是言矣其後始有為貧之說仕至於為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為於其閒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為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躓於科

舉終其身以為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為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為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程為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閒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曩固嘗加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退與諸君上下其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

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歎者至于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爲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遺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爲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程璘

王者以道治天下則春秋之道隱不以道治天下而惡其書之著則王臨川是也先儒謂聖人謹四時之書正天地之經也謹一王之書振君臣之綱也謹日月之書順方物之宜也謹人名之書辨君子小人之道也謹中國外戎之書正華戎之分也謹父子兄弟夫婦之書序人道之正也禮樂征伐之權朝覲會同之節凡大經大法粲然靡所不備用之則王舍之則亡雜之則霸方周之衰王道寢微聖人憂之此書所爲作也若曰道雖不行於一時書則可垂于萬世有王者興猶可稽之以爲驗操之以爲決故曰王道之權衡也先儒嘗病邱明昧于經意汨亂綱常若天子卿士而言

貳與叛上公下臨侯國而言拜成王室討諸侯而言背盟君臣三綱之首也而悖謬若是則改而正之寧無望于後人乎公之學蓋欲沿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頽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戎狄強暴憑陵中國平王不可望矣故托始于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則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于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蓋臨川欲滅其書是猶畏春秋之存也金陵之秦則眎書存亡皆以爲不足計矣王黜聖經實基戎禍秦害忠良益稔戎驕流毒千古吾不知何時而已耶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心爲之掩卷三嘆然猶幸其書之存也庶幾有望于後之君子焉

黃西坡文集序

黃幹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未必茂不務其

本而未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黃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而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祀人相食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奔走投閑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耳慶元初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君亦駁駁嚮用矣使得究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哉君爲南昌郡博士子始識君於康廬今四十年矣哲人其萎而從遊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池州法曹杭出君文一編示予俾序之予懼讀君之文者愛其詞不求其本故爲之言某月某日長樂黃幹序

白石道人詩集自序

姜夔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

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彼惟有見乎詩也故向也求與古人合今也求與古人異及其無見乎詩已故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蘇子所謂不能不爲者乎余之詩蓋未能進乎此也未進乎此則不當自附於作者之列悉取舊作秉昇炎火俟其庶幾於不能不爲而後錄之或曰不可物以蠖而化不以蠖而累以其有蠖是以有化君於詩將化矣其可以舊作自爲累乎姑存之以俟他日

費元甫注陶靖節詩序

魏了翁

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得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

而不牽於物吟咏情性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于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關其際邪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同郡費君元甫嗜公之詩爲之訓故微詞奧義毫分縷析余嘗過郡未嘗不得見焉今成書而屬余冠篇乃以所聞于師友者復之費君出入是詩久矣其以余言爲然乎

黃太史文集序

魏了翁

山谷黃公之文先正鉅公稱許者眾矣江澗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古戎黃侯又欲刻諸郡之墨妙亭以致懷賢尚德之意而屬了翁識之顧淺陋何敢措詞昔者幸嘗有攸于先民之言行切嘆夫世之以詩知公者未也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其志已犖犖不凡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眾賢彙進博文蓄德大非前比元

祐中末涉歷憂患極于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浮湛于荆鄂永宜之閒則閱理益多落華就實直造簡遠前輩所謂黔州以後句法尤高雖然是猶其形見于詞章者然也元祐之閒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書王介甫事將以瑕眾正而殄焉公于是有黔戎之役黜狃之所噪木石之與居閒關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澹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至其聞龔鄒冠豸張董上坡則喜溢詞端荆江亭以後諸詩又何其恢廣而平實樂不至淫怨不及懟也然而猶爲小人承望時好擴撫承天院記語竄之宣陽雖存離險難而行安節和純終不疵嗚呼以其所養若是設見用于建中靖國之初將不弭蔡鄧之萌而銷崇觀之紛紛乎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國朝以記覽詞章譁眾取寵非無丁夏王呂之儔而施諸用則悖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如黃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于時人孰不曰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氏

以正學直道周旋于熙豐祐聖間雖見愠于小人而亦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易其守者其為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坐廢棄無所悔恨其間如後山不予王氏不見章厚於邢趙姻婭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褚無副衣匪煥匪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是其為可傳真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懼世之以詩知山谷也故以余所自得於山谷者復於黃侯侯其謂然則刻諸篇端以補先儒之偶未及者焉侯名申余同郡人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魏了翁

古之待同姓為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太祖者為大宗宗其繼高祖者為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於其閒有為適子而祇事宗子有適子而不得為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為後有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為廟室以序之太祖之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子孫

亦以為序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其祭于餘廟則內賓宗婦亦各以倫脫有哭臨之事則同姓于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為氏族以別之蓋自太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于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為氏或公子公叔為氏或父之母弟列伯仲叔季為氏其族也或以先諡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別有如此者又為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疏降殺甸稍縣置之采皆有公邑若有功德則寰外之地分茅胙土列於五等或又自侯伯入為卿士其處之又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學誦弦于瞽宗詔論說于東序見道德于成均攷中失于王闡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助祭於廟燕毛于寢友之以俊士造士行之於公族公路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序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則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

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爲十六才子周召毛原有不可得矣夏殷自禹契以及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及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其本大其末茂雖有辟王猶賴藩屏以永厥世敬宗收族之法茲其明效歟自周之季惡嫌畏偏自翦其類本根無芘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鑒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懇之心深長之慮故封疆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己則僭踰以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胄者反以歛名遠勢韜光晦明乃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寄情詞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同休戚者反若非己所知嗚呼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國朝厚倫之意已非前代所及至裕陵以後又增爲教育選舉之法文武之彥彬彬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舉童子者是猶以詞藝稱三百年閒族姓之盛至二萬數千內而宰輔侍從外而監牧守宰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嗚呼菁莪豐芑之積裳華棣鄂之盛乃至此而況有衍未艾者乎諸

王孫鑰夫謂不可無傳乃取累朝所以敬親重本土大夫所以鋪休揚美者萃成鉅編名以宗藩文類而屬某敘所以作雖編次容有闕遺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辭

古今考序

魏了翁

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制度爲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攷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弊弊於訓故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與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弊大難旣解是無所往也而昧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爲秦漢以後規摹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者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

足以此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寢遠寢疏蓋自是人情習于簡陋古制益不可考矣姑即漢紀隨文辨證作古今考

周禮訂義序

真德秀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于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逃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

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灑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癯惛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于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于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闕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

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室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心故爲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眞某書

大學衍義序

眞德秀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

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于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會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常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甯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倘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于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先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

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閒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鑒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緜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中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南宋文範卷五十

南宋文範卷五十一目錄

序

送徐仁伯之官序

陳文蔚

贈易數胡一鑑序

陳元晉

季父易藁序

劉克莊

魏鶴山文集後序

吳潛

春秋通說序

本書采入

黃仲炎

送糾曹吳雍之官序

李昂英

詩考語略序

王應麟

易學啟蒙小傳序

易學啟蒙序采入

稅與權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文天祥

集杜詩序

文天祥

交信錄序

謝枋得

劉正仲和陶集序

舒岳祥

王修竹詩集序

林景熙

孝經大義序

熊禾

農桑輯要序

熊禾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紫岩于先生詩集序

金履祥

周易集說序

俞玟

送苟厚夫學正之昌國序

連文鳳

南宋文範卷五十一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序

送徐仁伯之官序

陳文蔚

三代取士之法鄉舉里選以觀其德行道藝自六德六行之外而禮樂射御書數即其藝也是六者乃日用常行之間不可缺一皆實用矣然猶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未始無等級之殊是則三代人材安得不極其盛而在位者又豈容有虛誕之流也後世科目之設則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始有所謂明經進士雖曰明經漢儒則專訓詁唐人則記帖括不求聖人所以作經之意進士雖以文章議論取然文章不足以經國議論無補於濟時徒事黼藻言詞瞻炙人口以追媚時好而已宜乎人心日漓世變日下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以復三代之隆也我朝雖仍唐舊以進士之科取士然教養有素往往繇是科而進者多為名臣有如射策彤庭天

子親擢而膺首選者又皆挺特之士至有不數年而登宰輔者功名事業書之史冊足以耀今而垂後前後蓋歷歷可攷矣然始第之時人則榮其科甲既仕之後人將觀其操履考其學術窺其器識而要諸其所成就則膺是選者榮矣哉亦難矣哉吾友徐君仁伯幼負雋聲長抱壯志人固知一第不足以爲晚今聖天子卽位之十年果以忠言直氣聳動旒冕大魁天下自世人觀之亦足以少酬其志矣予視仁伯猶謙謙然若有所未滿是其志必將大有所爲也豈以科目自多者所可同日語哉因將之官惠然來訪聽其言議風旨有非常人所知者予既嘉之又從而從之勉厲之仁伯與予宿有講學之盟恨予言之不盡必不以爲僭紹定癸巳七月癸卯朔穎川陳文蔚序

贈易數胡一鑑序

陳元晉

萬物在天地間往來屈伸消息乘除皆兩也一而不兩則獨陽不陰天運息矣常夜不晝人事圯矣良以止爲德而又曰時行則行

不常止也以靜爲體而又曰動而不失其光明不專靜也胡一鑑爲余以數起卦得艮之四曰時止則止外體也時行則行內體也余曰不然有止則有行有靜則有動二者互爲之用而後造化神山之凝重而雲興焉冬之閉藏而物始焉皆艮之義也顧行而合時措之宜動而得光明之道則行非妄行動非妄動矣行而宜動而順惟知止而能靜者見之不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方寸亂矣眸子眊焉行則躡動則闕又誰咎哉一鑑曰吾乃今知連山首艮而受之震其至矣乎請書此以爲贈

季父易藁序

劉克莊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爲元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眾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曰傳曰皇極

經世圖譜遂刊爲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
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
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氏所
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季父易藁
之所爲作也初余爲建陽令季父訪余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
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程朱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
其篤守師說雖譙天授袁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
妙者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劭字壽翁中歲棄科舉閉門著書
動必由禮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于學晚舍去併學俸卻之太守
眉山楊侯棟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卽學爲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
一至焉後楊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
昔所卻俸爲刊易藁而授簡其猶于克莊序之

魏鶴山文集後序

吳潛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時文靖魏公繇樞筦督

視江淮京湖軍馬其始辟幕府領袖之士每皆天下選然率以時
好向背違不就潛于公非遊交知好亦驟辱拔引爲上客或謂潛
曰盍審諸潛曰公善類之宗也可無從乎乃疋馬追公于湓浦之
上雖玉帳贊籌專務戎事而暇日尊俎笑談獲見公高文大冊及
聞公崇論宏議曰充然有所得也嘗曰學必本六經之謂正學道
必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荆榛
闢而通之則理到文醇矣至天文地理禮樂律歷官制兵法典章
文物莫不極纏纏如辨白黑而數一二潛信公根柢學問枝葉文
章落陳啓新翼華抵實天出神人不可羈控此豈偶然之故哉後
二年公沒潛哭之流涕曰天喪斯文矣又十有五年公子近思克
愚相與蒐遺罔軼有正集外集奏議一百卷將鉞梓行于世旣屬
叔氏序其首又俾潛曰子爲申言之潛竊云渡江以來文脈與國
脈同其壽蓋高宗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謂有益治道可爲諫
書自孝宗爲蘇文忠公文集御製一贊謂忠言讜論不顧一身利

善洋洋聖謨風動四方于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接慶厯元祐之盛至乾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于建張宣公倡于潭呂成公倡于婺皆著書立言自爲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奧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王道之所以異於霸術吾道之所以異于佛老有君臣有父子而不蝕其綱常之正者功用宏矣永嘉諸老如陳止齋葉水心之徒則又創爲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寥寥然四五十載我公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高忠貫日月而不自以爲異德望在生民名望在四夷文章之望在天下後世蓋所謂兼精粗一本末集乾涓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德命不待時不及相明天子以興禮樂致太平而斯文之澤所見僅止於此悲夫公諱了翁字華父卍之鶴山人天下士師尊之曰鶴山先生云

春秋通說序

黃仲炎

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于褒貶之異究詰于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于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疏內外之差等不齊也敘此者為禮順此者為樂理此者為政防此者為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敘乖其順廢其理沒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履轍所以懼後車也遇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喪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門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道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理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為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為君父為臣子為夫婦為兄弟為黨友為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

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載記互參始末為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沒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己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為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名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于聖人者故于說經首先其義而其閒亦或有得者穀梁氏爾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攷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牴牾難于盡從則以經為斷上以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譏于世而不辭也紹定三年五月朔黃仲炎

序

送糾曹吳雍之官序

李昂英

自于公以治獄與其門世遂有故縱以覬覦後福者君子不可無辯也夫于公謂未嘗有所冤者曷嘗以有罪為無罪哉特不以無罪為有罪耳答其當答者墨其當墨者大辟其當辟者至盡得其情實而無枉雖戮其身而無怨事事皆然其為陰德已不細有後宜哉故罪疑惟輕可也事白而出之為惠姦宥過無大可也故犯而釋之為黨惡存心過於寬固盛德事然殺人者獲免挺刃必交於途奪於貨者弗治剽攘必紛於市姑息于一二貽害已千百惡人多幸而善良懼如此而能昌其子孫天意殆不其然鄉大夫吳公純臣溫厚有古人風祥刑于嶺之西以恕稱子雍是似且甚秀爽來訪于文溪之上且別焉問之何官曰新糾曹又問賞之逐瘴之犯何也曰初心欲有所平反以成先志耳余嘉其志而贈以言曰吳氏父子視于氏父子官崇卑不盡同而再世俱典獄子惟清

惟明惟平小大之獄本其情無以私意有所重輕必身享駟馬高蓋車之榮矣

詩考語畧序

王應麟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註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齊魯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閱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詞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註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被岨矣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註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尙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

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于斯

易學啟蒙小傳序

稅與權

易函萬象者也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至孔子時周易獨存漢魏諸儒頗紛錯之朱文公采二呂氏晁氏所傳著易本義釐正文王周孔上下經與十翼共十二篇而各還其舊又以伏羲先天理數之原特于易學啟蒙而抉其祕圖象咸本諸邵氏閒與袁機仲談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弗敢妄為之說與權曩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竊講邵氏諸書迺於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視之皆成十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不易之八卦為上下二篇之幹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為上下二篇之用有漢揚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而唐孔穎達亦謂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孔子就上下經名而序其相次之義非邵氏此圖則後天易之旨千載不明矣竊嘗因此圖而推之

上下經皆為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九者究也萬物盈類于天地閒者究之象也是故易以十八變而起卦立以十八策而生日大抵易六十四卦不越乾坤奇偶之九畫而乾坤奇偶之畫又重為二九而窮窮則變故革在先天當十八二九之究也在後天當四十九著數之極也四十九而革去故五十而鼎取新開物于寅帝出乎震而循環無窮矣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河圖洛書實互用之先天則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術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合二九而總乎三十六邵氏此圖豈非明羲文之易同中異異中同也歟嗚呼孔子雜卦一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卦十二爻之深旨也學者潛玩雜卦而參以子雲穎達之說則于邵氏此圖信其為寫出天地自然之法象矣朱文公殆亦留斯義以俟後人邪輒不自揆敬述而申之曰易學啟蒙小傳淳祐戊申中元日巴郡稅與權序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文天祥

吉水縣永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爲序則貽書于予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爲義役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于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爲也鴈鴛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紊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閒紛爭之微桀黠者乘閒而起告訐因之而差法已亂時則其權在於姦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般傷盜賊麗于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吾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月日若干爾末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切惟公是據處之者無愧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姦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閒義之用大矣哉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

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姦智也盟而無敢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羣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斃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爲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于天下哉

集杜詩序

文天祥

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爲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爲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爲代言之日玩之不止但覺爲吾詩忘其爲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詩句自是入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爲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詩爲詩史蓋以其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于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槩見于此矣是非有意于爲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攷焉歲上章執徐月祝犁單闕日上章協洽文天祥履善甫序

是編作于前年不自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壬午正月元日文天祥書

交信錄序

謝枋得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夫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汗人吾視楊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愈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忌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于人倫也今人錄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也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

言交信矣

劉正仲和陶集序

舒岳祥

自唐以來效淵明為詩者皆大家數王摩詰得其清妍韋蘇州得其散遠柳子厚得其幽潔白樂天得其平淡正如屈原之騷自宋玉景差賈誼相如子雲退之而下得其一體耳東坡蘇氏和陶而不學陶乃真陶也梅林劉正仲自丙子亂離崎嶇遇事觸物有所感憤有所悲憂有所好樂一以和陶自遣至立程以課之不二年和篇已竟至有一再和者盡橐以遺子細味之其體主陶其意主蘇特借題以起興不窘韻而學步於流離奔避之日而有田園自得之趣當偃仰嘯歌之際而寓傷今悼古之懷迫而裕樂而憂也其深得二公之旨哉予於二公之詩竊有感焉者淵明自言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然其詩文無一語及時事縱橫放肆而芒角不露故雖名節凜然而人莫測其涯涘歸去來之作人謂其恥為五斗米折腰耳不知是時裕之威望已隆淵明知幾而去之此臚肉不

至之意也蘇公始以言語犯世教罹憂患自以為吐之則逆人不吐則逆已卒吐之歲晚謫居嶺海之外交遊悉絕獨尚友古人而追和遺音則言有可寄之地不至於不吐而逆已吐之而逆人也此昔賢處變之法予固多言者也方願學焉子和陶在正仲之先編未成而正仲不予後也其啟予者多矣正仲名莊孫台州甯海人戊寅九月望日

王修竹詩集序

林景熙

三百篇詩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風自正入變雅頌息矣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以三緯行三經之中六義備焉一變為騷再變為選三變為五七字律蓋自晉宋齊梁而下義日益離李杜手障狂瀾離者復合其他掇拾風烟組綴華鳥自謂工且麗索其義蔑如古者闔巷小夫閨門賤妾其詩往往根情性而作後之士大夫反異焉何也詩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誠之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匪風下泉之思是也大序言變風發

乎情止乎禮義不變者猶於變見之謂非豐鎬遺澤可乎山陰修竹王公有詩千餘予端讀盡卷賦核而該比形而切興託而悠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蓋情性以發之禮義以止之博以經傳助以山川老以事物而豈一日之積哉公弱冠入仕首觸時宰閉門十年至於少舒而復卷已出而終藏視富貴如空中雲其所自養者固矣天地閒惟正氣不撓故清氣不渾清氣與正氣合而為文可以化今可以傳後而詩其一也予數從公遊嘯吟泉石每一篇有飛出宇宙之意已而斂入絲粟寂乎無聲使人三嘆不能已前輩誇宋南渡後詩以陸務觀擬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與拜鵑心事悲惋實同夫同其所以詩之心則亦同其詩誰謂務觀之後無務觀也

孝經大義序

熊禾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大畧亦相似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經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

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于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率是而行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宗支庶蕃道化流行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于四海之內人皆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牙甲之微無不得所而後爲孝之極致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于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閒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于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舉雖不能言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攷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註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

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于漢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矣唐元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元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朱子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于易四書爲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注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爲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大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番陽董貞卿訪予雲谷山中手攜父書有孝經大義者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易曉熟玩之則其間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諛聞所能窺者輒爲刊之鰲峯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

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文公一用之於滕而四方草偃驩動拓拔帝再用之於魏至使鄰國君臣聳動愧悔而不自已生於其心發於其政今攷二君行事皆班班有三代之風而况不止爲滕魏者乎嗟乎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矣悠悠蓋壤人極未墜豈無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者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

農桑輯要序

熊禾

右農桑輯要一編迺大司農司頒行之書也前建安郡丞張侯某刻而傳之將以廣朝廷務農重本之意於天下誠使家置一本奉行惟謹則人人衣食以足而風俗可厚教化可興矣抑孟子之言田必百畝桑必五畝雞豚狗彘之畜必不失時然後黎民可以不饑不寒老者可以衣帛食肉蓋三代所以極其品節制度之詳以盡其輔相裁成之道有天下者萬世所當取法也嗟夫二千年疆

理之政一壞於戰國之慢經界再壞於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於國實民富之時簡稅均田之論又不用于土曠人稀之後舉天下農桑大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歸於兼并豪強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飫梁肉而耕夫織婦終歲絲絲而計粒粒而數有不得以遂其一日之溫飽者矣不反其本而汲汲焉末節之是詳不能制民之產則雖朝講夕究徒爲空言月要歲成亦無益于實政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天下者夫豈無所俟哉每愛元魏後周口分世業之法至桑麻田產亦各有給一時斯民生意津津可以三代使自隋迄唐守而不失勿開買賣之門勿變兩歲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夫豈寥闊而難行哉老癯遺氓欽覩詔書蠲農租十分之二永爲定式不覺舉手欣賀曰此王政之始也何也南北風氣雖殊大抵農戶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主戶奉公上之餘誠能復損其二以益之則所得佃租視采地之祿亦略相當矣誠能舉而行之以漸復古者五畝百畝之制

使貧者得以受野人之田而食其餘富者得以享君子之祿而不失其養賦稅可均徭役可省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經制一定豈惟三代可復雖爲上古耕鑿擊壤之民可也何幸身親見之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紀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閒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復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于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之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史子傳紀附之以經翼之以諸家之論且攷其繫年

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紀而不敢盡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于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亦區區之所望也景定甲子正月丁丑朔序

紫巖于先生詩集序

金履祥

金華東州佳山蓋南條朝源山也而靈洞又金華垂盡處韓昌黎謂凡清淑之氣盛而不過者則蜿蜒扶輿磅礴鬱積必有魁奇才德之民生其閒夫南條自岷山之陽至于衡山而衡之南又自連延東趨者爲括蒼由衢嶺歷大庾至昭武而北趨爲漁梁嶺又自漁梁以北趨者爲括嶺由衢婺望之南山也自括嶺轉而北趨捲東陽江諸源又轉而西峙是爲金華之山陰陽者流所謂朝源顧祖者清淑之氣鍾爲三洞古今多賢輩出于其陽其山西界澱江而止將止未止之間而爲洞者有三焉所謂靈洞是也靈洞之石

玲瓏清瑩深不可測山榮而林秀石竇雲根之奇不可爲數清淑
之氣可掬也是爲神仙之宅名勝高人多好遊焉乃若瑰奇之民
數千百年以來未聞其閒豈能皆隱君子世不得而聞耶或謂生
才不於山之中而於山之外其信然耶不然何久秘而不發也近
三十年來始得之則於君介翁父子祖孫家焉而介翁又以其魁
岸奇偉之氣發爲清麗溫雅之詩豈非昌黎公所謂魁奇者耶而
吾今見之也然鬱之久其發之必宏介翁之詩固非止此抑其所
以泄山川之藏者又必有大于詩者矣介翁其益勉之

周易集說序

俞琰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曷爲善能明三聖人之本
旨則善也夫易始作於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
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于象象本
于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于畫詎可捨六畫之
象而專論辭之理哉捨畫而玩辭捨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

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辭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
老莊之虛元倡于前晉韓康伯又和于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
至于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明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韓而
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回護由是二
三百年閒皆以虛元爲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元之
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爲
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爲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爲兩
家義畫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
之作發邵程之未發辭必本于畫理不外于象聖人之本旨于是
乎大明焉琰幼承父師面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
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公所未言者于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
易說撫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
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凡四十卷因名之曰周
易集說云元貞丙申五月六日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序

送苟厚夫學正之昌國序

連文鳳

三代鄉舉里選之法久不行于天下吾道一脈綿綿延延至于今不廢幸三代之學法存焉耳不幸而不得其人雖存猶不存也嗟夫學校之設其來非一日漢晉魏隋之間始有學校官有州博士有經學士掌以五經教授繇是教授之名始立名正錄者其又何始乎安定胡先生掌太學其正錄第補諸生後以上舍內舍充及三舍興始置官如學官之例然則凡學之正錄殆昉是而設也雖然是可以倖得哉始也羣試於學月書而季放釐積而分累校數歲之中第其最優者升之州若府州若府然後出是命焉然則得一職也亦勞矣向也謂之職今以官名之向也得之州若府今以省命之是選不為不重矣然而不以道藝不以德行不由科目而來往往技術之流與夫強有力者得以居是官可歎也已成都苟厚夫無技術之可挾無強有力之可恃然觀于今世之材之能如吾厚夫者亦不多其人曩任松江學錄以恭敬事上官其于朋友

則謙以和其于講課也切切惛惛三載放績官箴無曠今也授以昌國學正蓋不過循級而進俾竊升斗之祿得以便朝夕薪水之奉非厚夫本志也奈何力有所不逮技術有所不及故不暇擇地之美惡近遠焉吁亦可歸之命也矣然吾聞之昌國多有材士風俗亦不惡廩稍不敵他學之萬一幸而不至乏絕大凡士君子以道自任無一毫妄求苟欲之心何往而不可焉昔范文正公掌睢陽學時有孫秀才者來謁公贈以錢則以母老無以養為辭公曰吾今補子以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于學乎孫於是大喜今日君誠能委於命安於學月取三千以歸養其親安知他日不為孫泰山也厚夫勉乎哉是行也厚夫固不以地之遠且險為難而惟母老是懼余姑借是說以寬之

南宋文範卷五十一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